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左文襄公書牘卷十二

同治十一年壬申

目錄

與分統蜀軍徐崑山提軍

答穆春巖將軍

答陳舫仙廉訪

答陳舫仙

答總統振威等軍王朗青方伯

答陳舫仙

答陳舫仙

答陳舫仙

書牘卷十二目錄

答吳桐雲觀察

答袁筱塢學士

答護陝撫譚文卿中丞

答陳舫仙

與譚文卿中丞

答王朗青

答李仲雲觀察

與馮杰卿觀察

答袁筱塢學士

答甯夏將軍穆春巖



答福建船政局夏小濤觀察

答陳舫仙

答劉峴莊

答西甯辦事大臣豫錫之

答吳南屏同年

答陳舫仙

答陳舫仙

答陳舫仙

答陳舫仙

與馮杰卿

書牘卷十二目錄

答陳舫仙

答王朗青

答陝藩譚文卿方伯

與劉毅齋京卿

答陝撫邵汴生中丞

與陳舫仙

答陳舫仙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與陳舫仙

答彭雪琴宮保

答陳舫仙

與陳舫仙

與劉毅齋京卿

答陳舫仙

答陳舫仙

答王爾青

與陳舫仙

答陳舫仙

答烏里雅蘇臺將軍金和甫

答周荇農宮詹

書牘卷十二目錄

答邵汴生中丞

答陳舫仙

答曹蓋臣提軍

答辦理青海事務大臣豫錫之

答陳舫仙

與譚文卿方伯

答陳舫仙

答駐陝軍需局沈吉田觀察

與劉毅齋京卿

答沈幼丹中丞

答王朗青

答吳南屏羅研生郭意城曹鏡初

答護理阿拉善旂務協理臺吉阿

答金和甫將軍

答袁筱塢宮詹

答沈吉田

答袁筱塢宮詹

答統領嵩武軍張朗齋提軍

答王子壽

答沈吉田

書牘卷十二目錄

答夏芝岑觀察

答楊石泉

與分統蜀軍徐崑山提軍

壬申

邊塞苦寒軍士轉戰功高令人佩慰非麾下拊循有素每戰身先
有以作其忠勇之氣何能致此羅守備來接各函牘欣聞雄師已
抵高臺前鋒距肅不遠已獲勝仗麾下復於臘八日率步營繼進
颯馳電掣迅厲無前尤爲欽佩之至據羅守備面稱行過峽口時
外間諠傳雄師已獲大勝計有函牘在途矣翹盼佳音曷勝鵠俟
所需開花礮兩座已將大營試驗得手者派礮隊連日演試較準
配齊子藥木引解來必可得力餉銀除蕭觀察帶去萬兩外又已
解存蘭州二萬二千餘兩稍遲再爲搭解斷不令其掣肘甘州有
糧可採肅郡亦可就近採購尤省運腳彼處民心樸厚頻年經各

書牘卷十二

一

軍搜括殆盡而被禍轉深深堪憫惻請嚴飭各營勿得稍有侵暴
致失人和是爲至要崔三前於秋間上稟求撫詞意極爲真切并
云如有不願就撫者卽自相攻勦不煩官軍嗣化平川撫回陳林
閻興春等二十餘人赴安定大營請赴西甯一行弟鑒其誠許之
其時均謂崔禹等尚在大南川小南川一帶盤踞并未離巢也弟
意欲令崔禹等立功自贖而大小南川均在河州賊巢之北尤易
措手崔禹等本與河州賊首馬占龍有隙曾經互鬪有兩不相容
之勢故面諭陳林等飭其夾攻河州斷賊去路不料陳林等十月
底到西甯則崔禹等已由扁都口竄往肅州矣陳林等親至大小
南川見崔禹實未在巢卽欲回安定銷差而該眷屬等再四哀懇

云如此則我等生路悉絕以後無從納款必求其稍住幾旬候專人星夜赴肅去要崔禹速回西甯就撫見計所專之人已到肅州矣看來崔禹求撫本是實心惟禹得彥不免害怕見既竄肅州畱其眷屬在大小南川如聞陳林等已到斷無不亟求歸西甯之理無論安插肅州非其本意且此輩豈可令其雜處邊陲致貽異日隱患尊處既遣安杰諭知且看其如何舉動如果懷詐偽投即痛予鞠洗若輩於遞稟求撫之後不候批示准駁輒敢四出竄擾自取滅亡盡其黨夥聚而殲旃罪所應得如果真心求撫則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再開一綫生路未嘗不可見在肅州踞逆罪狀昭彰逆首馬四等法所不赦前年馮均幅在成軍門處求撫本是真

書牘卷十二

二

心馬四等竟敢設法戕害卽此一端亦陝回必報之仇城內悍黨無多其嗾赴東路搶劫之賊又經各軍勦敗勢已衰蹙

得返肅城者甚少

崔禹等如果真心就撫正好趁此機會將肅州城內首逆設法殲擒自明心迹崔三原稟如有不願就撫者卽自行攻勦不煩官兵若能殲擒肅州首逆立功自贖則我之受撫尙爲有詞而崔三等力所能爲亦應幹到惟既就撫自應准其還西甯料理眷口并候安插其中情形必須代爲設想如此時勒令盡繳馬械若輩雖不敢不遵然心中不得不懷疑恐怕官兵團眾沿途截殺彼時束手就斃又怕回西甯後被咪喇河州各回欺害此等事亦在意中或由尊處酌辦受撫後准酌畱馬械帶回西甯候示呈繳亦可

彼時或仍

合其夾攻河州俟
河州肅清再繳

至崔禹等眾所攜糧食騾驢應禁兵勇搜搶亦
不准沿途團眾搜搶蓋一經受撫卽須由官給賑准其畱此自給
較爲省事肅城逆回屢撫屢叛前年侵犯烏里雅蘇臺劫去巨餉
上年又遣黨由草地掠蒙古及西北口各處地居邊關形勢最要
不將逆首殲除終無了日崔三等能趁勢殲除首逆贖罪立功最
爲省事否則必須盡力圍攻以紓 朝廷西顧之憂如嫌兵力尙
單則曹軍門已奉辦理肅州軍務之 命亦可繼至後路運道緊
要當責成甘提涼鎮幫同照料再肅城西出嘉峪北通邊徼形勢
攸關 朝廷之選將臨邊以此爲重麾下自宜注意於此所有滋
事之陝甘各回總不可令其越此他竄是爲至要崔禹巢穴旣在
肅城之北官軍由臨水而進是出南路恐賊敗竄不出關卽向北
又成不結之局不如壓勦陝回令其南趨以便專圖肅逆此商

答穆春巖將軍

近數日前敵軍情尙順惟初五日傳莒廷攻賊續築之壘爲飛子
所中立殞陣前深堪悲憤自上臘二十九日徐劉及親兵營會同
楊提督將賊偷紮新路坡三壘十餘卡踏破後傳莒廷卽派營填
紮方謂糧路已通可無它慮不料猾賊於初三夜復於破壘之東
偷紮三壘莒廷不卽攻打仍約楊提督會攻比楊提督初五日派
隊往攻則莒廷已傷殞矣此公自出新路坡後按兵不動殊出意
外咫尺之內任賊兩處偷紮營壘遂爾身殉與平素行徑迥異豈

真有數存耶見飭徐華亭陳廣發以五成隊前往會楊世俊猛打不知畢竟如何賊必料官軍速至亦將悉銳相抗斷不能如前此之容易成功殊懸懸也初九日運糧馱騾五幫回空抵柳林溝全被賊劫失三李鎮佑清以三營之眾紮數十里平時僅於溝口列隊照料并不往來迎護而隊伍又極稀疏弟於上臘曾於批中明白申徹渠不介意又除日所部鼓譟索餉驅逐營官并偪李鎮下札委幫辦充營官李鎮不能彈壓屈意從之此次馱騾被劫實緣軍心渙散之故殊可寒心應否由麾下派營務處前往整理之處出自卓裁見在軍糧子藥日日轉運萬難停止想不能換營填紮只好如此辦理伏希酌奪示復

書牘卷十二

四

答陳舫仙廉訪

接十五夜來信具悉一切此次挫退於大局雖無大礙然不加整理其流弊伊於胡底已於楊世俊稟批示前數日札委朗青赴鞏狄察看情形再爲核辦尊意欲趁此急爲挑選歸併之計一可整軍一可省餉誠爲兩得然其中亦當有分別各處撤勇一經撤遣卽歸原籍甘省不然將領多流寓之徒早已娶婦生子驅之不去也其本省勇丁雖離營而不能去境辦理頗有不同至騙銀一說則撤此等潰退之勇與尋常又異彼自貽誤大局壞我軍律不正其罪已屬萬幸豈有索餉之事撤定後格外施恩外省人繳軍裝器械給以歸籍之資本省人繳軍裝器械給以歸農之資足矣惟

此時不能急辦者倉卒之間驚疑未定恐操之太蹙終多紛擾楊世俊部已勒令挑選歸併傳部則須文朗青整理俟其覆到則下總統委札黑山頭必須紮營聞何建威五營已來未知確否老湘董字正月初六日報起程譚拔萃昨日稟來則係初九日由廣武取齊取道中衛靖遠會甯以抵安定約計廣武到中衛四日中衛到靖遠五日靖遠到安定五日似二十四日必到張福齊十二日在洛川起程須半月始至靜甯又三日抵安定則月底矣甘大有一軍本於五營中減去一營立馬隊二百騎見到者喻先知所帶一營昨又到兩步營甘提督須明日始到各營到齊當以湘董爲進勦之軍張福齊徐萬福爲駐沙泥之軍甘大有爲護運之軍大

書牘卷十二

五

局仍可速振糧運有驟二十餘幫由內官營運三甲集尙日食難敷無可設法擬老湘董字至每人給銀一兩負糧五十斤騰出一月工夫或尙可供其張福齊之軍糧則須取給於金縣甘大有之軍糧則須取給於安定內官營也馬桂源十八日同馮道來據陳林馬振鳳言則馬占鼇就撫是真亦可圖殽大等弟所諭知者詢杰卿自悉撫前騰太子寺勦大東鄉撫後助官糧繳馬械如能做到可准之沈鎮等要馬五匹弟親選佳者發來吳隆海前亦索馬今亦發來外加奉上兩匹可試騎之新馬總怯槍礮須常令同馬隊出隊然後見慣不怪也翁玉甫丁憂陝撫放邵亨豫署理若文卿早到藩任則少此周折矣洮水漸解先搭木橙再造船爲宜縣

丞蘇訥稟初六日入番爲擣巢計蓋楊提督札也撫議未定聽之可也

答陳舫仙

二十六日得二十四夜書知回目三人同馬壽清款營繳馬四百匹日內繳齊三千接續呈繳馬械尊意先將此起點閱後分給各營哨餘解安定自是正辦將來解到後當以頭等者發蘭州作戰馬惟聞草料亦缺次等發州縣驛站鞏秦運糧次者發民間墾耕以此閒草料缺乏已極不能久畱也馮杰卿到後當能罄敍一切辦法不過如此至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隨兄斟酌爲之弟不遙制也察看情形似就撫原無可疑惟不解其急迫如此又所遞稟帖并添出數名究竟何意外聞謠傳有云馬占鼇上臘二十六日帶傷正月

書牘卷十二

六

初二日已死者是否固不可知然因得志而趁勢求撫此在意料之中至求撫之急迫如此亦似馬占鼇舉動明知馬桂源將到且不能稍

緩以待似其中或別有緣故也數日內可使蘇訥之稟弟已批令

聽尊處核示亦正慮其徒涉紛紜可函知楊曉峰爲要或即將稟批移知

以蘇訥所稟原係奉楊檄非移知楊不可也陳林閩興春馬振鳳同杰卿來三甲集一切似皆知感圖報馬振鳳則上臘十六日始從太子寺返西甯賊中震懼情形亦能言之惟不解楊曉峰何忽

自相恐獨至此王朗青十八日已過鞏昌見已檄委接統振威諸

軍何建威見退竄何處平西三營據陳廣發稟器械帳棚均缺半

是老弱疲乏已批飭嚴加挑汰矣甘南諸軍虛糜如此令人恨煞

老湘董字已於二十五日到安定董營尙有一營未及趕到大約初二日始能開來鄙意暫紮康巖以就柴薪河水免至三甲集擁擠張福齋徐萬福明後日可到大約初二日由此搜山至沙泥一帶紮營

答總統振威等軍王朗青方伯

得二十四日狄道來函具知一切南路各營官如王勇韓祿周道欽等拐餉夥逃罪在不赦前已有札飭尊處查拏立正軍法計已奉到不知此數犯者是否已查有蹤迹或事冷仍回亦未可定能不露聲息俟其前來執而戮之亦殊省事見在要著先將各營點驗歸併爲第一查各營人數時多時少者有之不及一半者有之

書牘卷十二

七

老弱疲乏充數者有之若切實點驗務歸精實尙可望其復振其挑汰之數則置之隴西渭源勒其耕墾亦可省糧料轉運之費札中所定存畱歸併數目亦僅舉大概言之尙須尊處相機酌辦聞各營器械鍋帳多不齊全并有關防文札俱失者其爲棄壘逃逸何疑趁其驚魂甫定之時切實整理或可壁壘一新茲於官馬隊中派委二十四人帶馬械前來以備挑補營哨之選希酌擇錄用其應查辦之統領營官先責其遵札挑選裁併成營觀其戴罪自贖與否再說馬占鼇忽自請繳馬械投誠見已繳馬千匹自限隨收隨繳并請繳叉子槍兩千矛子六千前敵各軍均言就撫是實因上臘十二日被誅悍賊頗多卽於十六日央署西甯府馬桂源

赴安定求撫誓不復叛見雖准其撫仍飭調到各營先進紮康家巖沙泥站臨之如實無須用勦亦固所願耳秦州糧運越伏羌甯遠兩站運渭源湯署守辦轉運由渭源運狄尚不能辦則無如之何所請駐局買騾供其駕車之用無論袁學士不能再辦且亦非兩三月不能到此不過藉口諉謝之詞耳且看太子寺繳到之馬可分撥否

答陳舫仙

馬占鼇所繳馬三批俱到頭批尚有可用者二三批則餓乏殊甚亦未能照數驗收擬暫休養數日略與草料再分別散給大約能作驛馬能運糧者亦不過三之一餘宜散給民間爲耕墾之用然

書牘卷十二

八

不假以芻草秣料而遽散之其不倒斃中途者幾希矣張桂堂請畱一百八十匹作馬隊弟意固不之恡特南人騎馬既非所長而此等疲乏之馬亦斷不能久用渠願帶副白旂若加意整理豈不勝於劉厚福馬隊耶如渠決意添成一百二十五騎爲偵探走遞函牘之用亦無不可但無須另立營乞商之撫局似有幾分惟不敢說十成話且看其後此云何此時自無出奏之理馬占鼇既請馬桂源去則傷斃之說自無此事任他如何作僞我只以誠信出之勦撫之權仍自我操也朗青別時曾再四屬其勿作主張此次招撫并未豫先稟知仍是從前故態亦非意料所及老湘董字初二日拔行弟屬其紮康巖以便柴草後路糧運難繼須暫將內官

營二十一幫驟抽調十幫赴靜甯轉運以裕來源

答陳舫仙

馬悟真等二十八日款營但云真心投誠卻無多語或係疑畏之心未化大約若輩求撫非假而我之所以待之者亦不可稍涉遷就以彼方得逞而遽就撫不比窮蹙來投也朗青來函謂已收馬一百零一匹錄其批馬占鼇稟頗自矜張亦殊可哂已批飭之矣馬占鼇所繳叉子槍僅四百杆當飭其速繳以淨盡爲度所繳之馬雖已一千六百餘實則餓乏無用者多其稍佳者不過十之一二如何令人相信若將來搜出埋藏馬械豈能不照金積辦法耶馬桂源何時回三甲集應飭其將諭撫各節據實上稟弟親臨三

書牘卷十二

九

甲集一節暫無須說且到彼時弟自有斟酌也各營官請領馬匹當馱騾亦可與之不必作價惟料豆實不能供也張福齊兩營兩旂徐萬福一營均定於初八日由稱鉤驛黃石坪一帶至沙泥紫營飭方友升帶馬百餘領路搜山到沙泥後跣看北赴金縣之路聯絡爲營與金縣之營相接如不敷分布當調李佑清柳林之營由金縣延紫而南其李佑清柳林之營擬調平江兩營紫之律勇後營仍紮溝口律勇前營移紮站灘戴定邦移紮楊泗川其見紫之壘則由甘大有撥一營填之并撥一營紫內官營似此則各成片段易於調度矣張福齊紮定營盤後所有沙泥以下各渡船應撤赴康巖將來大東鄉只准由三甲集太子寺通商交易方易防

範尊意以爲然否目下要著莫如速飭各營種菜種麥豆種粟糜等事不但儲糧料亦可佔川地已下通飭矣大約立定主意節次做去決可做到

答陳舫仙

馬桂源急返西甯馬占鼇亦不挽畱者以前當上臘十二日敗仆惶駭之後急央馬桂源求撫原稟有勦洗大東自贖之說後此局勢一變撫議可成又慮馬桂源到復理舊說耳此等鬼蜮行徑本在意中昨馬桂源見面弟已將此段緣故直與揭破馬桂源亦不復爲掩飾當飭其寫信與馬占鼇諭令迅速催繳馬械自贖據稱已將面諭之言直告之矣老湘董字旣紫康巖張福齋五營紫沙

書牘卷十二

十一

泥池北李佑清飭回紫金縣池南一切均成片段計撫局亦可速成惟欲求數十年無事則不能求速仍須從容次第爲之耳其未及歸巢之匪約尚有兩三起多不過數百周紹濂及甘南均有斬獲但均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西甯土回就撫無異陝回崔禹由肅州歸甚爲狼狽求撫無疑惟白彥虎無不殺之理已諭馬桂源陳林等飭崔三圖之必可做到馬桂源等已於初八日轉回蘭垣矣河州擬以潘丞署理太子州判請於前敵文員中擇之

如無其人似米

聯璧亦可縣丞

漢中回紳也 沈漢卿擬帶所部署河州鎮張提督仲春帶宗岳

六營紫太子寺陳提督廣發帶良輔平西紫三甲集皆照尊處所擬辦理馬械繳盡遣員赴四鄉查驗發門牌立十家百家長散其

黨收其權乃久遠之圖也由康巖對河至三甲集須飭各營屯種作爲兵屯不但形勢宜占平川宜占且可安插撫民各營宜飭種菜種粟糜雜糧將來由官給價收糧均爲有益此乃今時要著河州從教之民宜勒令改漢將來卽以兵屯之地與之

答吳桐雲觀察

接正月九日書并鈔件敬悉一切輪船創造羣議其難成僕毅然肩之於去閩時晝夜籌議始定此局亦慮及後此有隳吾成者今果然矣朝士於當時應節之費不一置喙獨於此斷斷不舍不解是何居心然事理明白效有可睹經費亦未嘗無可設措只須外間有堅持正議之人詳切言之廟堂亦必知此事之不可以已

書牘卷十二

十一

耳僕待罪西陲於海疆諸務非奉垂詢不敢妄陳及之亦自處之道應爾至遇事關節目亦不忍坐視上年津沽之案會於倉總署函中頗有論列幸後此談言微中尙爲樞邸所諒此事如蒙見商當畢其愚以獻見聽與否非所計矣聞造商船初議所有漕米而外亦可裝運淮鹽土貨何愁經費不濟耶西甯諸族請繳馬械就撫陝回之流入隴中者羨化平川爲樂土羣企踵來歸河州亦正呈繳馬械然其中頭緒紛繁非苦心分明妥爲經畫無以規久遠也

答袁筱塢學士

太子寺垂克矣復起軒然大波傳揚所部均退紮三十五里

高家集

而賊復抒誠求撫此皆常情所不及料見聽其就撫而急調新兵
分布要隘已各報到防勦撫之權仍操自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也察

看情形保無蹉跌外聞浮言自起自滅聽之可矣日內正察行間
罪狀以憑據實入告斷不一字欺 朝廷西甯客土各回均跣踵
納款如果辦理得宜自可於年內了妥玉關以內當可肅清惟從
前太子寺之役陷賊兵勇頗多已娶胡婦生子此項頗難安措蓋
臣所處甚難此時斷不宜迫促從事與其度隴而常慮逃潰曷若
慎之於先 朝命急赴肅州弟何敢強其暫畱中道惟傳軍多係
蓋臣舊部見已嚴飭汰遣不敢畱以相助乞於便中豫爲啟告免
弟負失信之愆

書牘卷十二

三

答護陝撫譚文卿中丞

奉初七日惠函具悉奉

旨護撫已於初一日履新殊深幸慰此

間自進兵康巖以來戰事諸順今正忽兩失大將甘南步營率皆
潰退三十里高家集一帶營官狡詐者竟迎入番地此蓋狂於從
前潰退不懲心無所忌耳甘南將領多湖北河南所收髮捻勇丁
多鞏秦河狄土人所稱黑頭勇者也從前因欠餉太多人數太眾
不得不曲意容畱統領營官不及切實遴換故一經挫折醜態百
出實則傳提督之死士卒傷亡不滿百人徐提督之死僅止親兵
百數十人於大局杵無大損未數日逆首遂涕泣求撫此亦意料
所不及者見在呈繳馬匹已二千六百槍矛已繳五千餘尙勒令

悉數呈繳而續調之老湘等營仍分起扼要進紮縱賊情叵測仍不失其爲勦惟撫局若定則節目甚繁欲規數十百年之安不敢苟一日之效舫仙熟悉回情乘餘威尙震時從容料量必不致倒縹嬰孩徐提督占彪計已抵肅州陝回崔禹等前竄肅州者已返西甯求撫西甯土回及米拉等均早納款涼甘亦漸有肅清之望惟辦回與辦髮捻土匪不同急不得緩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而解散安插尤無善策局外人固不足以語此卽久處局中者亦往往習焉不察弟所以婆婆此間不敢避難悻悻求去者此耳蓋臣未及見面尊示云云洞見癥結西事全在方略不僅恃戰陣之能就戰陣而論曹不能遠勝於劉就心地而論曹之爽直知有大局勝

書牘卷十二

三

劉多矣近奉 廷諭催曹速赴肅州恐非所宜西行本非人情所願以新將馭驕卒欲其遠役無譁已屬難能況加以迫促耶弟當於片中附陳之亦所以保其令名也另紙并悉秦中吏事劉嚴明蔣寬簡較之弟初入關時甚有起色劉之忽然去任頗失之急至其減差徭劾貪濁一腔熱血近今上座實罕其匹弟於兩公在事時以地方吏事均向由中丞主辦不欲爲侵權掣肘之舉至是非公私之界則辨之頗嚴試檢數年案卷閱看可得大概營事向本總督專政自張集馨護院奏歸巡撫管理樂某時任總督方厭兵事亦遂畫諾然於事理頗有不宜卽如近蘭州各標營均陝提所轄每遇更調須關白陝提并須關白陝撫豈總督只當管甘提事

耶內而部臣外而督撫均不得不沿舊辦理事權不一徒啟書吏弊索屬員取巧之漸於事何益弟於劉蔣兩公在事不及更正亦以兩公契洽所見無甚同異故耳至於募勇成營防邊守隘兩省互相表裏似可不必另立界限庶免多少虛糜榦多少實事北山以內荒苦較甚承平時專以此位置不能迎合之人南山以內亦間如此西同鳳三郡則非其人不與調補關中吏治頹廢此其大端 朝廷設官所以爲民當爲地擇人不當爲人擇地見在北山以內賢能尙多此皆克庵之力也當畱其賢者久任責其成功加以保擢其不肖如靖邊蕭啟基之類當重法繩之尙有一魯學浩者狡而貪玉甫爲其所誤弟曾致書璞山中丞言其不可玉甫推

書牘卷十二

西

而遠之仍令其署缺至何梅楫一案尤出意外閱卷當悉甯靈無事延榆綏腹地亦漸安謐成道三營議撤何嘗不是然北山巖谷雜沓素爲藏垢納汙之藪且撫輯難民招徠本籍土民頗多上年新墾地畝始獲一稔生氣未嘗驚魂未定劉厚基雖尙能鎮壓然兩千兵何能管數千里似成道三營未宜遽撤成道本弟舊幕保校官後入蜀投周達武游保知府弟入關時保道署延榆綏見補甘涼道在陝省道員中尙稱好手人尙正派近頗不得於兩司決計度隴弟以北山甫當蘇息之時不欲其舍熟就生故不調來如陝省有替手可覓亦須稍知兵事者乃可則當調其度隴否則未可遽令其去若不令其去而撤其兩營必不宜也李輝武譚仁芳均是二等將官

然關中諸將皆出其下

令其帶數營當一路尙期稱職若控制太遠恐難勝任愉快緣所部營官才料平常也甘邊實無大支賊盜窺伺關中各處所報擾運亦從無二三百股匪陝回亦決無故土之戀蓋甫由死裏得活又安插得宜不肯復趨死地寶鳳汧隴有數營布置儘可相庇以安邪長亦只須數營防邊外間謠言不足信也關中山長本車君舊席品望攸宜如不肯就則武鹿萃亦可弟於關中鄉先生未能徧觀盡識不敢臆對關學寂寥惟三原賀君名瑞麟聞其學行實當今之最弟擬請其度隴未知肯來否耳

答陳舫仙

連接十四夜十八日兩函所諭馬壽清等語明白了當佩慰殊深

書牘卷十二

五

立定主意從容爲之自可安貼諸將中曉人難得一切惟令其整齊畫一稟商辦理庶免紛淆春令已深耕種是急紀律宜肅查辦游勇爲先至呈繳馬械令具切結後編審戶口填給門牌設立官司徵收錢糧徐布條教號令乃可爲久遠之圖也馬桂源同陳林等已赴蘭垣馮杰卿抵安定後旋亦赴省崔禹等經徐占彪提軍擊敗後震懼異常已於上臘十一日由嘉峪關外折回西甯路險人疲殺人爲糧狼狽甚雖不就撫勢亦不得馬長順及蘭州回日馬朋均就徐求撫自稱能脅肅回獻城徐已調駐涼之馬步由甘赴肅看來肅郡事尙易了惟白彥虎尙四出擾掠已諭馬桂源陳林轉飭崔禹圖之甘南諸軍遵示汰畱王朗青已有稟來但冊

籍未到耳撫議不准豫聞亦已遵照日間草疏未及隨時奉復想能亮之柳林游匪出沒亟應掃除孟虎此行能否有獲此輩不能無所依附買賣街時宜查緝各營官宜一體巡察其禁約以嚴賭博爲要聞每至內官營搬糧卽聚賭也

與譚文卿中丞

昨見午莊觀察致子維書附有手函并奸細丁五連楊勒娃等供單細加披閱疑未能決如謂全無影響則供中於化平川地名及郭汝明所發乾隴各探姓名言之確鑿卽午莊查對冊籍中姓名亦有數名相符如謂丁五連所供實有其事何以其父丁成宗同到咸陽卽分路先往河南其母又稱兒子要往河南找人并無到

書牘卷十二

夫

省探信之事詭謀祕計不告其父母何以一經委員盤獲卽自行供吐楊勒娃所供化平頭目陳林馬振鳳于照臨嚴姓

當卽閩興春馬常順

當卽馬長順見在肅州就撫并未安插化平

郭二藍明泰安杰雖係先後安插之人非

必盡是頭目藍明泰安杰見在徐占彪處帶歸化營

降

同赴肅州陳

林馬振鳳見赴西甯閩興春日前同馮杰卿觀察來安定已飭同

化平川查訪此案此數人者據馮觀察及喻提督勝榮

見帶平江營駐化平

川均言自安插後尙知感安分守已務農似無通賊謀變之事且

官軍去臘以前連戰皆捷河州回逆急求署西甯守馬桂源遞稟求撫馬桂源到蘭州請馮觀察同來安定正月十七日始到尙不知正月初六十二日兩挫之事陳林馬振鳳閩興春等同馮觀察

來安定亦言臘月賊中洶懼之狀甚詳豈有寄信化平川回俟河
回下來一同造反之理安插化平之回槍礮馬匹均呈繳淨盡山
坡有樹無竹豈能揭竿而起耶昨喻勝榮來安定弟詢及此事據
云實無所聞丁五連所供在化平川南頭開一小雜貨店或係其
父丁成宗所開會記是四十許人與丁五連所供二十歲不合化
平川無郭汝明或係郭玉明之訛平日行爲尙非兇惡一流弟已
飭喻回化平細查矣閱各犯供均是搭竇少爺丁千總之幫查竇
少爺係四品花翎護安肅道竇型之子竇型護道由烏魯木齊成
提督祿所委陷肅城賊中有年惟逆首馬四之言是聽上年陝回
崔禹到肅挾竇型出肅城求撫於成提督竇型向成祿求銀三千

書牘卷十二

七

兩犒禹得彥黨夥以酬其勞適弟所派徐提督占彪到高臺會成
提督詢知其事成提督一面具奏一面咨弟委員署安肅道弟已
奏請革拏其子由肅城回河南尙在竇型未出肅城之前所帶隨
行之人多河南籍亦有陝甘回或於過平涼時有所勾結亦未可
定竇型之子已回河南所帶之丁千總鳳彪受丁五連父子賄託
帶其隨行此案情節須從丁千總追究或可得有確供愚見回性
狡詐殊常多意料所不到甘境安插回眾原定章程非領路票不
准出境此次長安西關盤獲各回均無路票護札其爲私逃無疑
無論是否探聽官兵消息罪已難追就通案犯供而論丁五連楊
勒娃子兩犯自供爲賊探聽官兵消息縱或是假亦係造謠惑眾

罪均不赦應卽斬決以定人心此外寶型之子及丁千總與同行之河南人均應詢明確供分明懲責遞解所帶之陝甘各回均請分起遞解平涼交魏道覆審發落如此亦較了當也高明以爲何如化平川姓名符合之人已致午莊委妥員查點其郭玉明俟喻提督回信到再看

答王朗青

前接密函所陳各節均尙核實連日草疏拜發未暇卽覆尊處各營歸併資遣清冊尙未造報前來希卽趕緊辦理楊世俊亦并未將如何裁撤情形據實具稟殊爲盼切昨已有札催飭矣范銘所犯情節本在不赦弟念其性本愚蠢未曾嚴參正法前據稟請悔

書牘卷十二

六

罪自投已明白批飭令其徑隸麾下然斷無准其帶勇之理如責其立功或飭其查拏游勇潰弁亦可王勇韓祿周道欽應否密飭范銘設法拏辦如慮或有漏瀉則另爲設法若但行文楊元拏辦恐翻難得手希密速酌度示知振威前營田副將大勝強勇中營張千總承前棄壘先逃親兵哨官李參將天禧文千總志懿徐都司正華熊千總得勝應正法軍前惟此時若漏風聲必致逃逸應卽撤去營官哨官仍畱之營中暫派歸差官棚聽候 批回或設法解安定大營亦可惟須密之又密勿令漏網是爲至要河回就撫旣是真心自應准其收撫惟受降難於受敵一切款目層次極多非一手辦理不但該回無所適從亦且前後不能一綫昨已面

諭該回目等并函知舫仙矣

答李仲雲觀察

河州太子寺垂克忽傅提督爲飛礮所中遽作忠魂徐提督力援繼殞局勢一變所幸屢勝之後餘威猶震兩提督之亡損折將弁不過二百餘名官軍聲勢如故不數日內諸逆款營涕泣求撫西甯回目亦於時納款大局仍完見勒令呈繳馬匹槍械未及一月已繳到馬三千有奇槍械各數千件而所調各軍仍扼要進紮此亦始願所不及者兒子孝威行時已見局勢安穩到家當能面陳一切知念并聞彤雲糧臺薪資當屬若農照給以副尊屬與馮杰卿觀察

書牘卷十二

九

所需各項均已飭解希卽驗收閭興春未來當是飭查之件尙無端倪西安盤獲丁五連楊勒娃等供出化平川回民有探聽官兵消息仍圖復變情事所供探子姓名內有與冊籍相符者共五名見正飭密查茲鈔供詞一紙付來希細閱後再詢問陳林馬振鳳等看是如何此事風謠旣播不能全無影響郭汝明當卽郭玉明其人平素何如供詞中所指各處探子是否郭玉明平日親好黨夥往來親密抑陳林馬振鳳曾認識之人問明後再將丁五連等供詞唸與他聽看其如何答覆由尊處作信示知爲要此事荒唐已極供詞支離恟恍本不值一疑然旣已盤獲訊供自應根查切實以釋浮言而杜其煽惑卽陳林等聞有此等謠言亦必求弄箇

清楚方可放心馬署守見在蘭垣大約與麾下同路前去日間西甯有無信息白彥虎是否與崔禹等仍合併一起楊春泰等是否仍在西甯候信馬占鼇前與馬署守說過有打西甯立功之意大約與崔禹等不合如崔禹等就撫令其從河州到康家巖恐馬占鼇難免驚疑此說似不能行也一切望到西甯後察看情形隨時示知河州正在趕繳馬械諸目似尙知感弟已面諭悉數呈繳矣

答袁筱塢學士

來示具悉河回就撫似出真心緣官軍深入已扼其吭而西甯之回臨洮諸番俱已歸順去路已斷傅徐陣歿損失無多退紮亦不過三十餘里於局勢尙無大礙續調各營又已陸續進紮縱賊情

書牘卷十二

三

反覆我仍不失其爲勦已呈繳馬匹三千有奇槍礮近是矛杆五千諸酋又先遣子弟赴安定營獻良馬并自限半月內將所有馬械悉數呈繳求免勦辦弟已許之如敢支吾矢在弦上無難了之惟欲規數百年之安則頭緒尙多非料理數月不能放心弟處二十二日拜發之摺無一語欺飾蓋賊於得逞後實心投誠本恆情所不及料又局外浮詞聳聽亦所難免率直和盤託出可免議論耳會侯相戛然而止幾生修到弟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媿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也頃接來書知飾終之典備極優渥 朝廷恩禮勞臣有加無已滌侯有知亦當感激圖報來生惟兩江局勢宏闊嗣事頗難其人爲

可念耳邵汴生中丞聞上已前後接篆秦事當日有起色麥收正盼雨澤連日雨雪應念計關中被澤更渥可卜豐年蘭垣自上年秋冬氣象漸好或者悔禍之機也肅州消息亦佳據理而論玉關以內當速就緒惟零股斷難一時乾淨也承代購馱騾壯健一律實濟要需感荷之至湊足五百更妙蠟杆已到五千四百請卽陸續解來此物不禁雨溼當飭好爲護惜隴中高寒雨澤亦少惟雪霰則常有之古云八月飛雪殊不的確大約四月六月卽時有見白之事地高風勁常苦燥不憂溼耳

答甯夏將軍穆春巖

頃接惠書敬聆壹是日前西園來營詢悉李鎮佑清所部勇丁缺

書牘卷十二

三

額情形弟以該道身任營務不能先事查覺有負栽培委任之深頗加面斥亦以麾下仁心古道與弟相契旣深偶有所聞公誼私情不能自己故不覺於西園望之深責之備也乃蒙原鑒被飾多方彌增感愧承示李鎮所部本可併足兩營因慮不敷分布仍畱三營之名每營只准三百五十人另派統領營官接帶所有淨領之款追出作爲此次裁遣之資具徵實事求是之意傾佩良深此外各營亦次第點驗所有懸額悉歸楚軍糧臺存爲截曠另候提用實於軍務糧餉兩有裨益惟劉鎮接統領帶親兵二百名應卽在該鎮原帶之步隊一營內挑選所餘勇丁或酌量汰遣或挑補他營缺額均請卓裁已另具公牘咨達冰案矣

答福建船政局夏小濤觀察

宋人新論早已得見聞是浙人手筆輪船一事惟閩得地得人已著成效泰西各國無不歎服崇使回都當能言之 廷旨行海疆各省亦是照例見樞邸與李伯相函亦似不以宋論爲然如外邊能切實敷陳必可爲 國家爭此勝著弟待罪西陲言未及之而言不足取重且閱李伯相處所奉到之函亦有俟商略後再告知某某之說不得不緩以俟之慨自海上軍興已來惟此著尙爲扼要事可有成忽爲浮言所動誠所不解司馬公不云乎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但心禱耳河湟均就撫肅州亦報捷玉關以內今歲可望肅清大局略定歸休有期矣

答陳舫仙

書牘卷十二

三

劉聲揚來出示惠函籌辦各節均與鄙意不謀而合惟馬占鼇最爲狡猾凡事均滿口應承到頭不能自圓其說馬壽清老實易爲所欺如先說所劫官騾分作三起將來可繳今已賣往南路番地大東鄉善馬均賣與西甯及蘭垣西甯近不復買其爲賣與蘭垣固在意中宋巡捕得祿云伊家住蘭垣騾馬市從前回變後并無外來騾馬交易月前常有馬出賣昨已派其前往收買二十餘匹以補官馬隊之缺此等舉動固在常情之中然東鄉牽騾馬出售不能飛過太子寺縱有別路可逃占鼇豈毫無聞見如何未據稟知及私告一語耶此時說馬彥瀆諸逆已設法羈住并加倍說

河州肇變諸賊亦必不致脫逃恐亦不足爲憑呈繳馬械不能卽保其必不復反然辦撫不能不從此處下手伊輩之就撫與不就撫全在其心之誠僞無從窺測亦不能不就馬械之悉數呈繳與否觀之弟之所以斷斷於此者亦謂此著做得透澈總可保數年無事數年中得好官撫綏教誨潛移默化或能永遠相安耳尊意辦法未可刻責恐其疑爲馬化澂之續難望放手辦事所擬總結亦是此意具見斟酌盡善以寬爲緊之妙然其狡猾心腸亦須時爲揭破庶資儆畏而希恩望澤之心亦不至奢高明以爲何如陝回之就撫自在意中況有楊文彥劉秉信前往開導固不慮其難決惟人數多至一萬有奇安插殊爲費事渠意欲俟至收割後聽

書牘卷十二

三

候安插遷徙似宜允之旣種有莊稼在河州卽可令其將來將河州莊稼作價交與官軍兌收候由安插地方購運對撥彼可免搬運之累官司亦免賑糧之煩未嘗不兩便也至壯丁畱彼以俟收穫老弱婦女儘可就安插地方先行遷移亦似於大局無礙商之崔禹外又加入馬長順一起人數亦當在萬數如已種有莊稼亦當照此辦理惟聞陝回所擄良民子女頗多須先說明盡行釋放如有求回本籍者不准指畱其不知籍貫住址及無家可歸者聽之可也如此則人數可少而漢種不至久淪於回高明以爲然否所論分起安插各處一節自當照辦早爲之所惟近大路不可隔大路太遠又不可且安插之始購運賑糧實爲勞費殊屬難處至

從教漢民則有官軍處便可安頓百姓亦不嫌之較爲易易也西
南北卽令馬占鼇出總結東鄉卽令尙大出總結分任責成亦足
順其情亦昭核實

答劉峴莊

頃奉三月初十日惠書備挹謙光兼承賁飾感佩殊深貴屬去冬
靖安之變旋卽蕩平良由先事綢繆緩急有備故能異患潛消目
下全轄安謐如恆雨暘時若定卜綏豐之慶欣羨奚如承示精力
漸老鬢髮已蒼想緣遇事認真劬勞鞅掌所致伏冀與時節宣爲
國自玉是所切禱此間軍事玉關以內秋杪冬初似可有肅清之
望惟安插撫綏勞費殆不可勝計弟病軀如昨惟有勉力撐持一

書牘卷十二

五

俟關內肅清卽當徐圖引退廿年已來鼎沸者十七省自 今上
踐阼漸次削平武德之隆古所罕有見雖伏莽竊發閒亦有之然
斷無能爲害惟戡難之才殊難屈指而曾侯之逝於時局尤覺非
宜橫覽九州同侶存者無幾宇宙之大豈可無十數偉材錯落其
閒念之心痲衰朽餘年無能爲役惟盼爲 國自重

答西甯辦事大臣豫錫之

惠寄函牘謹以慰悉馮杰卿已赴碾伯并承派隊護送感荷奚如
西甯各回良莠難齊種類旣繁頭緒亦雜非苦心分明恩威并濟
難期帖服且若輩久衽兵革一旦欲其鷹化爲鳩放屠刀而登佛
地恐實效難以驟期此時辦理稍涉遷就不但異日隱患堪虞且

漢民伙畔既深亦必藉口撫議之非羣相忌訕見在丹噶爾團局居然具稟越訴劉丞亦請撥兵勦辦杰卿初到入地生疏一切仍仗蓋籌密相指示庶期隕越無虞撫事以盡繳馬械爲入手要著花門之性見小多疑初時所呈率多駑鈍非迫促再四其精良者未能割愛并有先將上駟出售畱下乘待繳者其可哂如此安插遷徙度地以居不可令與漢民雜居亦不可令聚族一處一切均須妥爲圖之河州繳馬近四千槍械萬餘見正飭派文武進駐州城并分撥各軍延紫太子寺三甲集等處所有陝回及客回須遷移安插勞費殆難數計耳陝回零騎竄擾平番者是否白彥虎一起能探蹤掩捕方免積聚爲害此等么麼殊可厭耳

書牘卷十二

五

答吳南屏同年

自南來者持尊函并近鏤詩古文集恩恩展視如覩十數年據案微吟氣象信江湖散人視塵俗所得爲多也文無古今不分派別足破近世癥結令膚學噉名者無所託足亦廓清一偉烈矣嘗論學爲文者所得容有淺深然必衷於聖乃於明理載道之旨無所差謬近如八家尙不能令人無疑而必謂舍八家不可言文何所見之陋乎學如海也有得萬斛者有取一勺者謂萬斛者海一勺者非海可乎大集申之款款無一膚語誑語而善善必從其長實盛德君子之言足以自存而示後之學者歎服無量所惜者不藏之名山待後人論定傳刻而遽以知好誇詡於私心有合遂畀手

民開雕猶未離徇人之見而刻本如坊間俗手旁加墨圈未綴批識亦未雅觀耳先生亦以爲然否近作華山碑似周秦人語謬以拙篆副之擬俟刻完奉質左右因未便急迫先以鈔本請教幸加墨圈綴批語如論尊箸勿有所吝可乎西事漸可就緒將歸就先生於梓湖之濱其許我也退庵烈士其治軍一按古法不爲俗論所搖今宗岳軍尙整肅可用者遺烈尙存也獨臨終旬餘間舉措輒易常度不但知好以爲怪鄙意亦詫之然自閩徼從我西征屢戰劇寇不幸先我而死能勿悲乎暇當上請於 朝以存其人并爲神道之文永之以副尊念

答陳舫仙

書牘卷十二

美

馬生彥馮君祿等呈繳馬械未審限內能否按數辦理河州客回未繳馬械之先自應緩往搜查馬占鼇亦當責其出力莊稼畱人收穫仁至義盡想能遵行河回爲番民游勇劫殺自應爲其示禁已咨行各處矣朗青所說回民亦有劫掠漢民之事未見其稟亦無赴營具控之人想在所不免惟不分漢回番眾總持平辦理殺人者死搶劫者治罪追賊不易之理也徐崑山三月十五日捷後二十一日又得一大捷看來肅城或易蕝事惟二十一日之捷僅據蕭道來稟尙未接崑山馳報不便卽以入奏桂錫楨意欲入成祿夥殊屬昧良無恥已飭其將三營交崑山總統輕騎來營面詢方略此物多疑善變未必卽來 諭旨不准成祿所請伊又無所

依附看來或又暱就徐崑山耳成祿出關之行不知何時見正多方拉扯以求支飾擬卽劾之狗齒牙馬才棕等逆爲成滌泉諸營遮截不得逞於陝北旋出草地復折而南雷軍隨處截之斬獲頗多據報只贖數十人無下落當不能爲害耳

答陳舫仙

唐蔚廷所解蘭垣回民一起均到飭安定縣點詢均係蘭垣貿易爲生者已飭好爲安插伊等亦具呈求安插蘭垣論情理似非不可惟以局勢言之此次撫議只土回不遷餘均應聽官安插今專許蘭垣撫回回其本處若土客各回均以此爲請未免更滋論端且蘭垣省城又非他處可比若輩旣久匿河州此時復准其回居

書牘卷十二

七

省城漢民心必不服亦非事勢所宜此時暫只於安定近處安插將來弟入省垣後當於附近地方再飭度地居之尙或可耳陝回將太子寺者因無騾驢轉送尙未能來昨楊曉峰在此面稟得營中信云陝回數百騎有從葑臺東竄之說已飭曉峰今日回營料理矣二十三日有賊騎百餘從鞏狄竄來律勇前後兩營均有斬獲據生擒李次娃子供此股係從鹽關一帶竄回河州者因洮河水大不能過去後面尙有一起云云已飭張福齊王孟虎就近截斫看來零星枝節尙多耳穆罕默德年譜支離誕妄尤甚不若天

方經典經華人潤色尙可掩人耳目於一時也

答陳舫仙

陝回久住河州頗有安土之意馬生彥冀倖意外之得多方要求
延不遷移致阻全局殊屬可惡自應飭州官與何鎮迅赴州城勒
令遷移方是辦法否則狎玩漸生以後枝節更多矣撫局太急固
難細意熨貼太緩亦慮夜長夢多耳馬壽清傳喚暫還或以劉秉
信前往亦可楊世俊回營并無續報似葑臺東竄之說亦不確大
約人數起數頗多其閒以搶掠爲生者在所不免不能一律安靜
求生惟有遇賊卽擊多殺乃止完此劫數蘇家良亦有斬獲據云
係黑勇也階州洪惟善
及華廷亦報勝仗則卽鐵鎖橋
餘匪蓋土回居多鄧大有在內蘭州回民萬無卽令仍回故土之
理頃蔣之純到營據云省垣僅贖回民數十家并無他故其從前
之住省垣者多不安本分當賊圍省城時有暗通消息之事此時

書牘卷十二

美

自無令其回皋蘭之理

內有當藩署承差者開
茶行者暫於此閒安插

昨已傳其到營面

加駁斥其馬振清之黨求住大岔溝化平川者并云陝回意均欲
就化平大岔居住并稱頭起准安插後起定卽踴躍奔赴曉之曰
安插聽官不能由你其不願聽官安插者卽非真心就撫官卽不
與安插願撫者撫官必不勦當勦者勦官亦不能撫各人願各人
求生不要管別人死活想馬生彥等亦可以此喻之安插陝回宜
在六盤山迤西一帶地在會甯安定隆德北數百里無人煙有原
有川可爲永業惟與鹽茶固原靖遠各廳州縣犬豕相錯將來非
設兵安分防佐雜不可此時運賑糧非安營頭不可勞費萬狀亦
非一時所能就緒徐占彪稟來馬長順率數百騎由嘉峪關外回

竄西甯就撫并帶安杰同去以爲求撫綫索已飭馮杰卿察看辦理肅州城峻濠深賊於屢敗後固匿深藏誘之不出請發後膛螺絲大礮看來收功亦不能速耳

答陳舫仙

沈漢卿稟請每營月發柴火銀二百兩已允之矣惟據稱擬交馬占鼇經理似所見者小伊意不過欲藉此整飭營規免兵民交涉易滋事端然自古軍興樵采在所不禁官軍出錢辦取已屬格外體恤若交馬占鼇承辦是隱以頭目之權見授無論馬占鼇將所領銀兩實發與否未可豫知且責之以事卽予之以權將來一切公事仍須仰其鼻息是設官與不設官等耳有官與無官等耳流

書牘卷十二

元

弊可勝言哉大約移軍河州之始人地生疏糧草柴薪自不能不責成馬占鼇承辦有給價有不給價者至一兩月之後州官到任已久紳民書差可備傳喚柴火卽可交地方官採買供軍不必件件問馬占鼇方是道理亦不獨採買柴薪一事爲然凡事專其責成是假以權勢紀綱法度規模都從此出一或不慎以後便成積重之勢不可不知此信乞傳示沈鎮潘牧俾知其意大抵官民之意欲其通隔闕不得官民之分欲其明將就不得治國所以尙禮也

與馮杰卿

西甯名存實亡早見奏牘馬桂源貪猾亦所素知然旣爲西甯求

撫而來自未可拒絕且看所辦何如在城漢官輾困已久豫錫之黃武賢均趨而避之此由馬尒三奸謀玉通甘受其制所致今欲

革故鼎新

收其權歸之官

談何容易然馬永福之投誠似是真心與馬尒

三迴異馬桂源雖貪猾異常然鼠竊狐假之術耳未必竟有異志西甯漢回當可無浩劫之憂此中只看辦法如何勦撫操縱權固在我如果辦理妥當則舍其舊而新是圖似亦非難土回所畜馬匹不少槍械亦多勒令繳出多寄頓撒拉番土各處搜查不能徧及亦是具文所以前函有不妨於繳到好馬另給半價之說如查出寄頓之處必從嚴治罪一經寄頓之處告發即將半價給予寄頓之人似亦辦理一法各回未覩兵威狎玩已久今欲盡遵十二

書牘卷十二

三

條約束恐難速成然不趁此時勒令盡遵約束此後望其革面革心更無從下手弟意堅持定見從寬入手且看其能否入彀如其中實有不能馴伏者當以兵威臨之仍不失十二條本意惟言撫則坦懷相示言勦亦苦心分明必在我之權度無差是非犂然當於人心乃可用威而安反側蓋恩信既著人心漸定然後有所誅

鉏不致復生疑畏也如若輩自作不靖擬俟劉毅齋到

已抵西安

帶所

部臨之河回撫局本可早成因馬生彥馮君祿等婦女安土重遷

而各目亦妒馬占鼇撫局得成又不遷徙未免便宜遂欲將所種

莊稼買與馬占鼇勒取重價故遲不成行見經舫仙開導漸已聽

命自限日內搬家潘牧沈鎮擇日履任矣馬桂源回甯詐索米拉

銀一千零七十二兩見又在西甯城攤派如果屬實理法難容兄且將其詐索各實蹟訪察明白暫勿露聲息俟其奸狀盡露然後密以見告弟當思所以處之至黃武賢所探各情亦未足據以爲實西甯丹噶爾一帶土民愚而悍恨回而不奉官所訴被害情形多係馬尅三時事且不由官察看情形妥籌分別辦理硬自說應勦不應撫無論勦撫兼施本是定理且諭旨煌煌漢回均應靜聽查辦士庶豈容把持況此次撫議先責令盡繳馬械以此分別良匪盡繳馬械之後歸其權於官司生殺予奪一唯官命是聽回目不敢干預漢民又敢干預乎前此丹噶爾及西甯士民來轅赴懇竟呼馬桂源爲馬逆謂馬桂源到蘭州花費數千弟當提其面

書牘卷十二

三

訊各咎責數百斤逐而出內有一人自稱生員弟令其熟誦天命天討書經義爲解天吏足以殺之一語多咎二百以明朴作教刑之義并飭丹噶爾團紳不得用圖記徑稟總督此後似亦寂然邊方士庶昧於大義如此亦不得不隨時開導以義正之尊處接見士民可以此義開導但不必如弟之嚴厲也陔回如不願遷徙別處則大小南川各處必尋仇不已土回又刻有心腹之患官軍如到西甯撫局變爲勦局此後更將無處求生若輩豈不之知禹白等縱罪孽太重自尋死路豈其中均應遭浩劫之人看來仍是求撫完事惟由生門死門則聽其自取可也閩興春說過崔三去年上稟會有如黨夥不願就撫者當自行誅殺不煩官軍當責其圖

白白贖白黨中有陳林舊人弟亦曾諭其妥爲辦理不知目前光景如何有密要事件仍須專差來往無漏泄之患

答陳舫仙

馬生彥旣無異說其遷徙當速馮君祿之請於收割後遷出蓋亦求如馬生彥辦法耳潘效蘇帶防勇六十先赴州城沈鎮總之果勇畱後再去亦無不可馮君祿所種莊稼能如馬生彥辦法伊亦無可藉口甚哉陝回之狡也南路出竄之賊經回民拏獲十人解案與其殺此數賊不如畱以爲媒尊見亦是然蘇舍利夫之能否入殼則尙未可定鐵鎖橋賊巢已徙此起經官軍各路截擊存者無幾所供尙有千人者不足信也楊胖林所供馬家集回民說我

書牘卷十二

五

們見在求撫你們從此經過與我們不便有白三娃將小的十三人領在店子裏喫飯卽往葑臺堡報將小的等拏住此白三娃子者應賞銀五十兩但須飭其分給同謀各人耳鹽茶近處與隆德靜甯交界地方儘有地可安插但不容大眾耳且俟馬生彥等到再看潘署牧南來妥當親兵六十人攜以到任准照防勇例領支然必須切屬勿准干豫民事此君心思尙細耳目不長須自知提防爲要張仲春已來見面飭其二十四日先帶三營到太子寺并札行矣沈漢卿旣欲以汪府經代理循化儘可照辦旣派其一營前往必須用其營之文員始期通氣且凡軍營出身之員較之常人膽氣爲優若云官階大小則代理固可不論顧超且畱作安靜

地方可耳昨據馮杰卿來書據稱撫事難於速成馬永福甚好陝回惟崔三一意求撫禹尙疑畏白彥虎雖亦稱就撫然探聽其意擬求撫不得或由河州出秦州由漢中一帶入滇來書言循化時出搶劫之案或係此賊豫尋出路亦未可知沈漢卿帶四營先赴河州分營紮循化亦須慮其單薄看來果四營之赴河州亦不可太遲耳商之

答王朗青

初八日接得惠函具悉近狀甚爲欣然甘南軍政漸已就緒從前積弊多已湔除惟游勇逃匿山谷時出擾掠須以時勤探確蹤迅速掩捕爲要哥匪最爲軍營之害亟宜鉏治淨絕根株川湖弁勇

書牘卷十二

三

尤多此輩溷匿營伍潛行句結難以破案尊處業已正法五名當稍知斂戢然亦斷難保其必無惟遇有發覺卽予懲辦追出憑據窮治黨夥其誤入匪黨者取其保結開以生路其開山堂放飄老冒大五則不可饒也狄道年景可期豐稔就近買糧可省運腳商路暢行釐局亦可設辦自當次第爲之祇是樸榦之人未能多得耳布價昂貴製辦營帳殊不易易坐營不如土屋之省便又可資難民栖止尊意於官民兩有所裨最爲確論將來河州太子寺三甲集康家巖沙泥一帶均可照行惟需雷帳棚以備行仗之需耳梅提督所部每營減勇一百猶嫌其少已飭其再減矣俟撫局大定游勇漸少再當酌之湯道當聽其歸奪情本非佳事耳所寄軍

政十二條均切實可行希卽督飭各營照辦

答陝藩譚文卿方伯

獲展惠函具悉一切豫發蜀軍雷軍月餉得資騰挪感荷感關
中氣象澄清雨暘時若隴中大致亦然惟地高氣寒節候較陝總
遲一月而雨雹之災每在夏至以後時深廩廩定邊協以龍副將
在田接署已咨中丞矣北山防營不足額早有所聞營官結納之
風起於玉甫藩任爲之通聲氣者魯學浩也至所以不足額之故
約有兩端楚軍舊制勇丁每名每月四兩二錢長夫每名每月三
兩如此者十數年未改自淮軍倡一年僅准九關發餉之議而秦
中師之四十日發三十日之餉於是統領營官皆豫缺勇額以待

書牘卷十二

書

一也

調來之張福齊卽如此

勇丁以餉數頓減又久無戰事可博名利其顧

而之他本意中事

張福齊來甘時王名浴所部偕來二百餘

營官統領見賊蹤遠而賊

勢衰間有零騎犯邊不過數十多或數百而止以爲勇數短缺亦
復無妨遂任其短缺而取其贏餘二也計維有酌撤腹地各營挑
其精壯隸之邊塞而月餉仍准照楚軍舊制不復減少或可收餉
節兵精實效至榆林一案蔡守謂所殺是賊未免違心之談穆將
軍之准照擬完案豈是直道

亦不欲結怨陝西耳

尊意以死者旣邀卹典

生者獲領重贖無從平反徒令人證拖累不如照擬完結亦是一
說可卽另具簡詳了此一重公案若謂死者應死實無冤屈則猶
有鬼神弟不敢自欺也嵩道謹愿而非邊才蔡守無令聞而心術

似非光明一路兩員弟皆未曾見過然以所聞見揣之或不大謬
與劉毅齋京卿

別後計已安抵平涼溽暑過征想不苦也台旆原擬六月下旬開
赴碾伯以進西甯惟昨接馮杰卿碾伯來信西甯回目馬永福傾
心求撫而陝回則心懷叵測崔三勢力不能制白彥虎其各小頭
目心亦不齊且怪陳林等勸其就撫爲離間其眾五月十一日逆
目畢大才率崔禹白所部黨夥二千竄大通似擬援肅州踞逆肅
州逆回馬四本已有信求援也細查陝回之在西甯者合老小婦
女雖有萬餘之多而實在精壯能戰者不過二千有餘卽令悉銳
援肅諒徐桂亦足禦之惟此數賊不滅終足爲患雄師如能早抵

書牘卷十二

壹

平番碾伯則賊必還顧巢穴不敢遠離而甘涼亦有所恃以不恐
未知撤換各營能趕緊清釐否如一時不能啟行或先飭何提督
到康家巖整理一切先帶數營前赴平番碾伯而台旆繼進似於
局勢有裨乞酌之

答陝撫邵沐生中丞

頃奉尊書敬領所示河州鎮牧履任人心大定十年巢穴乃就澄
清如果得人經理似可圖數十年之安循化亦委員駐兵搜除
奸慝惟西甯回民雖傾誠求撫而陝回中如白彥虎等仍心存叵
測尙須派勁旅前往料理已與劉毅齋約矣肅逆屢敗之餘伏匿
不出潛求西甯陝回之援一面赴徐軍求撫回之善許多疑固如

此所幸今歲雨暘時若新墾之地麥豆可冀豐收採糧轉運較易著手耳騎賊自北闌入腹地據各路稟報人馬不過百餘而颯忽殊甚尊處已檄譚軍掩捕想可得手惟馬賊入平地避兵而行急切難於殲盡弟以蓋臣軍門所部馬步尙可抽撥咨請派數營前往助之未審有此與致否此股或係狗齒牙餘黨昨得陳舫仙廉訪函報知狗齒牙敗後以七十騎入河州已諭撫回馬占鼇擒之旋據馬占鼇報捕得狗齒牙并靖遠龔子兩逆以獻見交潘署牧監禁意在暫緩正法俟訊明黨夥一併辦理數逆年來擾掠固原東西兩山屢次掩捕俛得復失至此乃自投羅網也附告一慰與陳舫仙

書牘卷十二

美

馬生彥一股先後均到已分撥安定會甯靜甯安插馬生彥亦未求安插鹽茶惟此人狡猾特甚已飭其少開口矣若輩以散處爲妙然散處不能置官安兵以爲鈴束在我亦難照管耳馬占鼇已擒狗齒牙靖遠龔子交官尊意欲緩其誅俟馬彥瀼母驢子李萬海一併擊到再辦亦是省事之法惟聞數逆內只彥瀼因傷尙在河州李萬海母驢子則似已出外如果屬實又不如將兩逆速與了卻免生枝節須先擊馬彥瀼到案乞酌之鹽關河回已經蘇家良收撫尼令其送三甲集轉稟安插甚好惟朗青處未曾知會恐又圖趁便宜耳目間連據陝西州縣稟報忽有騎賊突擾內地或云百餘騎或云數百騎或竟云千數百邵中丞已派譚提督去打弟亦請曹

軍門派數營助勦未知肯去否大約無能爲害而民間則不免惶

駭矣白彥虎等挑所部悍賊二千餘文畢大才帶去由大通前赴肅援已見

肅道亦分小支向鎮番如兩處得手已報小勝局勢更好恐未能也劉

廷璜蔣本極均見過飭在隨營委員當差日間投效紛紛而至亦

應接不暇耳曾文正靈纒已過鄂聞在長沙小有耽閣贖金均未受劫剛甚

識體頃接馮杰卿信禹白兩逆追截所部投出散回仍復投來碾

伯甯回恨陝回不速就撫恐壞伊局遂堵住南川出路并禁不賣

糧陳林閻興春楊春泰所報皆同并稱散回均向西甯及大通境

毛百勝兩處逃走禹白兩逆雖派隊攔路截殺不能禁也禹逆所

部一百三十六人內有小頭目三人潛逃至碾今日下午已解來安定聞

書牘卷十二

七

該逆等有擬由草地竄赴雲南之說然眾心已散亦恐走不成了

西甯土回馬永福見催撒拉繳馬械又聞陝回亦有派繳馬械之

說大約西甯客回事尙易了只要劉毅齋一軍速去更得勁耳白

彥虎一逆尤覆載所不容非殺不可縱令來投亦必殺之禹得彥

尙或有一二分可活然作賊許久能無及乎此亦天道也今日華

州送到瑞麥數本皆五穗三穗五月十八日雷火轟燒固原州禮

拜寺天心仁愛天眼昭明而國運隆盛亦於此可卜矣

答陳舫仙

西甯土回馬永福真心就撫亦能號令其眾陝回崔三求撫亦誠

其欲占住大小南川則本意也至禹白自忖罪惡過重恐終不爲

官所容則終於滅而已馬永福見已堵南川向西甯出口卻未能堵大通路口及南竄草地番地各路口亦實緣其力量不及弟所以欲調毅齋帶十餘營馬步前往者此也毅齋撤換各營非中旬內不能了故飭何提督作霖先帶八營馬步前往由康巖蘭州至平番碾伯令其相機前進彼聞收穫聞在此月底恐陝回收穫或四出紛竄故也據南川逃出漢民及陳林閻興春所部回民均言崔禹白三逆手下精壯能戰者不過二千有奇老少婦女則有萬餘之眾見由大通北竄援肅者是畢大才馬五九所帶三股內挑出精壯約二千一竄肅州已據甘州稟尙未接戰一竄鎮番不過二三百已經鎮番圍丁擊敗矣何提督所部步隊六營加以馬隊

書牘卷十二

美

一熊隆名
一陶生林

兩營兵力實不爲單先到碾伯正可壯西甯土回之膽

如賊勢尙盛亦可俟毅齋軍至合力齊進也碾伯西甯皆可辦糧

已發馮杰卿四千兩見又發何提督萬兩交蘭州俟何提督兵過

交之矣馬占鼂欲立功自效本是真心

可如其意先
斷南川出路

所云必須偏

迫令遷亦是眞事

西甯回以此爲
伊心腹之患

能將其要口塞住

卽飭
照辦

自成檻

獸釜魚之勢亦是眞話見飭何提督先進毅齋繼之與尊意亦是

一條鞭但有緩急耳正書到此復接到杰卿初一日來牘得悉一

切馬長順來降當遂受之崔禹白旣遣所部二千由大通竄援肅

州復遣人來請撫又呈繳馬械太少其情縱有可信亦不可許姑

微示駁詰且觀其如何舉動一展轉問何提督之軍可到矣馬占

鼇續拏馬彥濳到案甚可嘉李萬海當亦可獲到此輩無不殺之
理亦天道使然到三甲集時請加嚴訊重責三千外

黨惡之人
宜問明

人加

磔誅梟其首級解到安定以便傳示鹽固一帶該犯眷屬及所部
人眾應遷出押解安定陝西竄賊由定邊來保安鄜州宜君澄城
白水所報賊過月日均可覆按非南路竄出之回見又竄洛川矣
人馬之數不過百數十以意揣之殆金積殘匪會竄擾花馬池者
耳甘南西禮階之匪竄聚鐵鎖一帶者經楊世俊截擊斃其三百
餘并殺兩頭目

共五
頭目

惟蘇舍利夫等三目未獲亦一快耳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輪船仍舊製造彼族自更斂戢但惜多一轉折又費數月耳幼丹

書牘卷十二

堯

冬間始能出而任事小濤以此遲東渡之行據閩中各知好言閩
中藝局學徒精進殊常外人亦自謂不逮使無異議撓之茲事之
成可決矣東南之有船局惟滬與閩滬非洋匠洋人不可閩則可
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駕故曾文正晚年欲漸易滬局
而從閩以事理攸宜耳外間好稱解事者謬論紛紜不離捫燭扣
槃之見可置勿論閩浙更定兵制而綠營漸覺可用弟創議而未
終其局浙之事則麾下與芍巖軍門主之請飭胥吏將各節目有
關係者鈔寄以憑擇酌弟意關隴善後無急於此也西事諸順今
歲大有年土人詫爲從前未有卽此是大轉機天下事總是要幹
要幹事最是要一片實心聖人說人存政舉待人而行無古今南

北東西皆是此理也

與陳舫仙

久未接尊處來函未知馬龔子馬彥濼狗齒牙等是否解訊了安
李萬海究已覓到否蘇舍利夫等聞擬率其醜類二十四日出投
如何辦法昨訊田連考解來八犯殺真回三名內一漢民供同余
彥祿由金積竄出後由通昌通貴奔河州復竄出爲賊就擒是始
終作賊無論漢回均無免理斬之據四犯供實係漢民被回裹脅
或尙可原已行查各原籍俟覆到再說各犯供蘇舍利夫一麻兒
等尙有餘匪五六百在深山中摘山果草子度日卽不投出計亦
難逃又據同供鄧大有一逆實於三月二十六日經階州防營轟
斃埋尸山下隆德華亭靜甯會甯一帶除去此匪當可少安今日
接緯堂稟牘悉馬母驢等二十餘逆盡就擒於六盤山下總計鹽
固兩山一帶著名首要各逆悉入網羅浩劫似可結局惟甘回之
散匿河州者據沈漢卿稟尙有數千又馮均祿一起陝回尙不知
多少暫未遷去刻下夏收完畢當亦無詞推諉如須由西甯辦理
安撫或將來由西甯遷去亦可耳肅州雖續獲勝仗然徐軍究尙
單薄恐須湟中事畢分軍助之弟出月必須晉省矣

答彭雪琴宮保

得四月二十九日石鐘山下書知已承 命出山巡視水師見邸

鈔已劾治多人嚴正之概謀慮之忠足式百僚敬慰敬慰公之此

行 朝廷蓋以文正殂謝嗣事東南需賢甚亟耳弟聞有 寄諭
已決公之必出又必不輕受 重寄省來示所見正同惟慮事到
頭來不自由耳春蠶吐絲未盡仍須作繭古今幾人能如文正要
撒手便撒手者又時局尙殷而能肩任艱鉅之才實不多見公自
謂不學不能肩鉅試令別舉一能者亦竊慮其茫然矣人才之興
由於氣運亦由君相有以作成之唐人詩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
小忠今之君子方務此不違其知爲艱鉅而敬謝不敏者又有幾
人誰不攘臂趨承而甘斂手以退也興言及此但有著急而已西
事甫有頭緒玉關以東年內或冀澄清然勝殘去殺必期諸善人
期諸百年以後則又何能釋諸念慮間乎弟之不以衰疾爲諱又
不早決引退之計蓋欲俟可退之時再作區處耳使吾身退而心
安亦奚取鬱鬱居此

答陳舫仙

連接三函具悉所示狗馬三首已傳鹽固兩山及被害各處馬母
驢一股及餘匪均請緯堂軍門照辦自花定地西諸屬山谷伏莽
薙除殆盡惟入竄陝腹各屬零匪仍復漏竄甯條梁祇三十餘騎
及步賊十餘
名原來本
無多也而大小南川陝回一股由平番縣北草地竄阿拉善草

地闌入中衛各境恣擾據黃鼎稟約數百騎擬出口勦之恐未能
速了已飭譚提督相機兜勦且看老湘進西甯擣其老巢何如徐
提督已破肅逆塔兒灣巢穴已連獲
十餘勝機勢尙順惟攻堅無善法恐

一時未能卽下

城外四十里將熟之麥已刈一半

仍須湟事速了乃能助之劉毅

齋今明日可到小住兩日卽當啟行弟擬於十五日開行十八日

入署所有安定事務交劉元尊自安定巉口車道稱鉤驛內官營

皆歸其分布清水以上至金家崖歸分統甘大有分布弟帶親軍

晉省後以官馬隊吉林馬隊紫東關坡與金家崖接所有將軍部

下何鎮五營俟到省後與將軍面商定局看來非分別去畱不可

耳省城附近夏收稔而秋稼望澤亟殷到省又須求雨也大營親

兵多至二千一百餘合大旂礮隊差官計之人數近二千五百不

成營制當俟赴省再爲商酌馬忠孝馮均祿等尙未遷去

狗馬遺孽想不

能遠走李萬海家屬是否尙在原處

恐尊處暫未能晉省將來如須歸西甯辦理則

書牘卷十二

聖

非多殺不爲功看來亦是劫數耳

與陳舫仙

十八日晉省有兩隨車貧農跪道迎送爭負絳相後風殊近古抵

省後酬接紛紜迄無少間故兩接尊書久未及復也河州軍糧應

及早採定所論誠當已批發五千金俟後餉到當續畀之潘牧事

繁則交漢卿自辦亦可始復之區存糧宜多民間完納未能豫定

多少則此舉自不容已狄道收購民糧亦宜多發見銀一時恐來

不及則河州仍以印票酌搭爲宜楊文彥尾股求於平涼安插亦

可聽之馮均祿等人數若干到安定後乞飭委員細爲點驗一面

告知以便飭安定會甯度地安插也西甯土回聞何提督兵至碾

伯卽踴躍繳馬械其畱備陝回者先開冊籍呈官事平卽繳已據馮道稟知矣陝回之掠擾甘涼者近據蕭道稟已細載而歸或係回顧巢穴請速飭占鼇等嚴爲戒備毋任南竄漢卿處亦當告之至要至要毅齋已過平番弟於臨行時已屬其碾伯會師後卽進西甯如諸賊仍以撫給我則誅其渠惡而止否則必痛加勦洗循化撫事可置爲末著尊見極卓大抵陝回乾淨則湟中土回更帖服湟中土回求撫得撫則循化自不待言占鼇如欲立功此其時矣徐崑山疊報勝仗而六月六日之戰忽黑雲自西北突起直壓賊陣雹雨隨之此則人力所不及 聖人在上百靈效順與端六之擊固原禮拜同荷神休見據續報肅城外堡卡悉數蕩平賊窮思竄恐將來仍是未完尙須出關耳

書牘卷十二

三

與劉毅齋京卿

台旆已於初一日抵碾伯西甯賊勢地形計已瞭如指掌何提督駐平戎驛距碾四十里計已數得晤見常勝之軍難與慮敵須屬其慎以圖之昨見西甯達守面詢西甯地形賊勢言之頗爲了了錄以奉覽湟中回情有誠有僞此時總以先勦客回爲主客回正在句結暫無走理然亦斷無束手待盡之理如果勦辦得手河州循化亦能截其出路則北竄大通西竄貴德亦意中事耳尊處須時與舫仙通信爲要穆將軍已奉 旨赴陝蓋自請也之純定於初七日啟行赴晉日閒忙於酬接又值調防紛紜之際殊爲煩惱

答陳舫仙

接前月二十七日惠函具悉一切客回與土回雜處既不相安而安插陝回與陝回又有不能并域而居之勢其間願遷徙者已費斟酌其不願遷徙者更爲費手郭光祺馬常泰至今尙未來見其句通白逆意圖助惡無疑馬占鼇派人截賊歸路一著亦在該逆等意中未必有益畢大才亦非好相識也既據稟擬帶西馬營及米拉就近勦辦畢大才續傳撒拉進圖白逆自可聽其辦理尊意畢馬等逆了妥後當乘勢促遷馮馬之眾一面齊集撒拉徑取白逆如馬占鼇力尙不足則以沈張五成隊助之均合機宜且看局勢何如至撒拉人眾非給以口食不可亦必然之理此費不足吝

書牘卷十二

書

也八九月內應勦應遷之局必須完結此不待言惟鄙意大局仍在老湘得手方期全局靈通否則河州循化縱令點滴不漏北竄大通碾伯西竄貴德路徑紛歧仍不了之局耳何提督已由碾伯進紮前四十里之平戎驛劉毅齋二十六日連城來稟尙阻水大通河聞昨初一日始抵碾伯也據馮道來稟何作霖所部頗不安靜恐於撫局有礙毅齋連城來稟亦隱約及之常勝之軍難與慮敵已函致毅齋好爲約束尊處應時與毅齋通信以便熟酌機宜可否交馬占鼇覓妥人作偵探一面作郵筒便差商之前西甯府達守昌於西甯地形賊勢言之娓娓茲錄一紙奉覽乞細閱之

答陳舫仙

接八月十三日書未卽奉答續得毅齋報十二三日捷狀深爲慰
意兩次殺賊雖不過四五百其舉動不凡足令犬羊喪膽客回宜
勦其中亦必有可撫者土回宜撫其中亦必有應勦者任他無端
變詐我只是分別勦撫自不至受其朦惑偏主勦固無是理偏主
撫必有後患一定之局馬占鼇赴西甯之約亦且聽之但恐其無
益耳毅齋旬日以内自無戰事馮杰卿亦無續稟看來必仍是說
撫以天道人事論之則爲期尙早也土回之叵測者陝回之觀望
者非痛加勦除必不自靖亦天道也閣下在河州一時自未能遽
悉前敵情形馬占鼇向稱好手然觀其作事未能著實其不甚足
恃已在意中一切須將實情告知毅齋俾勿迷於所往切要切要

書牘卷十二

星

日間因穆春巖赴陝調楊世俊所部馬隊及步隊兩營赴北山替
防世俊自帶青旂馬隊及捷字兩步營來省令其弟楊德俊帶紅
白兩旂及藍旂黃旂小隊分兩路赴省會隊不料紅旂白旂行至
馬營監中秋日忽譟變東去二十日并誘駐長道鎮之副白旂同
竄而紅白旂藍旂及黃旂小隊未變者僅四百餘人馬只三百六
十餘匹其潰走者均顯毫壽一帶舊捻弟於十九日得信後卽飛
札各處并咨陝中丞截擊惟裹脅同夥已五六百人恐前途未能
攔住將爲陝中災也

只看李輝
武何如

憤懣何言幸此股雖有洋槍百三

十餘杆而洋火僅拐去三千粒洋藥不滿數十斤若得好兵攔頭
痛擊解散必多楊世俊自請前赴秦州一帶追逃者已令其前往

收輯據稱真心叛潰者不過百數十人如官軍攔頭打仗則自散來投者必多也准北人難用如此

答王朗青

九月朔日書到具悉所示奇營馬勇句引副白旂後竄走西禮

虎威
手馬十餘匹并
未被其句引

二十五日又竄秦州東三十里二十六日竄州西

十五里大約因徽縣馬步包紮不能闖越也弟調京馬兩營定西馬隊一營均取其無皖豫悍徒不致被其句引前撥隆德步隊一營及方友升馬隊一營急赴關山攔百花川之路據午莊稟已立時撥去當到在賊先據楊曉峰說此起潰卒中多不願做賊大約可招回一半渠此時計已過秦州矣大東鄉之事云是高千總所為於大局似尙無礙

各同已具切結

採運一事并無難處如需見銀可酌撥數千前來

與陳舫仙

頃得毅齋信知西甯土客各回均已聯成一片官軍連戰皆捷足挫兇鋒然傷亡壯士亦頗不少急盼麾下派隊助勦未審如何調度馬桂源與其兄逆狀顯露計毅齋處必有信告知此固意中必有之事然詳詢軍中來者頗言賊數雖多除陝回外均不耐戰亦不足畏耳毅齋牘中頗云馬永福之子有句致撒拉之說未知馬占鼇已有所聞否能力禁之否馬桂源兄弟要占鼇赴西甯據安杰馬化鳳所說恐係欲劫其入夥不懷好意此著卻須告之占

鼇切勿上檔至要至要大東鄉日間警報聞係高千總所爲弟切囑各營暗中準備勿涉張皇回性多疑善詐戒備隄防須時刻加意節不可先啟其疑也奇營馬隊潰勇裹脅漸多見調京馬兩營李國良步隊一營由狄道進勦調魏午莊步隊方友升馬隊出關山以截竄百花川之路并飛檄李輝武軍門扼徽寶之衝想不致任其肆竄也

答陳舫仙

歐友光等來接初二戌刻一函具領所示毅齋之過安定弟會屬其寬土回而急答回渠亦深以爲然後此亦會檄知西甯告以安堵如故將有事於大小南川也而土回於何提督進兵時早已疑

書牘卷十二

畢

其見討馮觀察不悟其奸卽疑何之孟浪比毅齋軍至則土回僅畱壯者在堡照料莊稼餘均遷遁無蹤且時有探騎駛至營外伺察動靜官兵按兵未動而賊已徧滿山頭老湘之不能不戰亦勢使然也馮杰卿乃疑其激變何耶爲今計自宜濟師以固後路通餉道俾老湘得抽出活兵就近援應未得毅齋捷報時已擬及之而苦於無可調撥見擬飭劉簡青帶所部安西軍駐碾伯城七里鋪填紮龍錫慶舊壘及老湘一旂舊壘騰出此三營以厚毅齋兵力庶可東馳西驟無後顧之虞將來俟叛勇事定尙須加派馬隊也見在大東鄉風謠已息河州無事

作命案搶案辦極是

似可如前議派沈

漢卿帶馬占鼇及撒拉由巴燕戎前去以擣陝回巢穴卽與毅齋

商之馬桂源兄弟意欲籠占鼇須屬其嚴防并告之漢卿爲要書至此適得鞏秦探報奇營潰卒已於初一日敗竄秦州之三陽川意在由清水竄寶隴此則早飭午莊發兵截剿并數咨李荔友矣馬占鼇欲立功西甯而其意不在勦而在撫令其勦陝回或尙答應令其勦馬本源兄弟則恐不肯出力并不肯弟意所不取者在此如其願去須切實爲伊言之如不願去亦不之強但賊從循化竄走或邀撒拉助逆則占鼇不能辭咎也赦天印之話何足介意答烏里雅蘇臺將軍金和甫

頃接七月二十七日甯夏惠函始悉兩次摺稿均曾錄寄而弟處并未接到不知何處浮沈遠塞音塵如此梗滯殊非意想所及弟

書牘卷十二

吳

於七月十八日晉省晤春巖將軍談及略聞台旆有取道甘涼之舉未得其詳而甯夏道府亦竟無一字稟過真不可解已下札詢之矣西甯撫事從前該土回以陝逆禹白等久踞大小南川爲心腹之患稟請官軍驅逐迨何提督進兵而土回疑其進剿比劉毅齋繼進則句結陝回與之併力抗拒幸師出以律連獲數捷斬敵千數百名而皆逆賊自來就戮無可藉口其兇狡可恨其愚亦可憐也至甘涼一帶久無成股巨賊大約數百人伏路伺劫一見官兵卽避匿無蹤陝回零騎大通窮回皆所在有之非西甯大定不能搜剿淨盡幸今歲甘省各處均獲豐稔籌糧籌運較上年尙爲省事大旆如可速臨固所願也

答周苻農宮詹

忝來得奉惠函敬諭近狀百吉聞望日隆至慰頌私江幼陶何時
來都寂無所聞岷樵長弟數月論交最早重晤於長沙圍城中并
得交其弟汝舟迨岷樵殉節廬州其季幼陶率鄉人來衛省會弟
在駱文忠幕府襄治軍書彼此音塵時接汝舟殉通城後達川復
自廬歸昆季迭領軍事江氏自岷樵以風義著聞後諸昆各以才
著其性情敦摯雖古人無以過岷樵歿後諸昆視與岷雅故者無
異其兄與岷交者視諸昆亦無異於岷嗚呼此豈尋常交游之際
哉同治改元弟奉 詔薦舉人才首以達川對而克庵石泉諸公
蓋居其次厥後達川陳臬於皖開藩於蜀先後所遇皆當時達人

書牘卷十二

吳

長者而皆無所偶迨量移粵西則竟効歸信夫升沈顯晦各自有
時非人所及也幼陶勞苦兵間僅得令資又無記名題奏名色求
本分官亦不易易而此本分官者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言乎行道
濟時已難若苟以一官爲榮則一史固不足榮退之也使幼陶未
出時先以此節見商弟自有說處此茲旣成事不說矣尊意應附
奏請 旨特用或交部引 見分發極佩許與氣類培養忠義盛
心然以疆臣干豫選政又非爲關隴需才起見必致人言於幼陶
似多不便若爲隴右陳說則此閒荒遠寒苦爲他人所不屑豈宜
以此恩吾幼陶揣度再四迄難定計伏希亮之聞道員指首分發
有事例可循幼陶如急於求進而資用缺如弟當節縮廉項以成

之耳西事大致可望澄清而波折甚多諸費區處一切均詳奏牘
想尊處已有所聞

答邵汴生中丞

頃奉惠書具承所示曹軍見尙安靜劉盛藻想不久即可來陝少
荃相國亦必催之穆春巖此次來陝本擬駐紮乾州因密諭敕
勿招留淮軍故有暫駐邠長之議大約不致惹事此軍在甘非其
本願一聞赴陝如登天堂弟於其時加意照料厚其供億不但春
巖心以爲然卽各將士亦多喜出望外瀕行時弟皆以安靜勿擾
顧惜聲名爲屬似頗謂然或可無他耳奇營馬隊潰卒紅白藍三
旂及黃旂小隊共不過三百九十六人其未同潰者人數四百二

書牘卷十二

辛

十餘名馬只三百七十餘匹

蓋棄馬
潛逃者

此有冊籍可稽者

已點
驗過

嗣竄

至禮縣長道鎮將副白旂全行裹去旋逃出自百餘名

已回
原營

昨楊提

督世俊親赴秦州追之清水收回副白旂人馬百四十騎竟無一

同潰正向前招撫閒潰卒徑裹眾赴隴界

惜民團不知真僞見楊
隊以爲陝卒致被阻截

次日前去則
賊已遠矣

王副將光發以三哨隊伍禦之遂致失利魏道光燾

初六日抵隴聞賊已由汧陽草碧竄走查汧隴均倚山險爲固非

馬隊所宜一出汧隴則必過鳳翔大道平衍最利馳驟官軍步隊

越逐爲難雖躡蹤緊追常不相及此弟在秦晉燕齊所飽嘗者見

在各營雖在後緊追又聞李荔友有自寶雞前來邀擊之說能否

遏其東趨實難豫定弟雖飭魏道光燾盡力截剿恐已無及殊深

憤恨應懇閣下飭前途州縣嚴密防禦一面飛催李荔友迅統各營作速躡蹤追截一面飭各地方官曉諭堡民遇大股潰卒則極力抵禦其零星逃出者准其收畱則解散自多矣屢據楊世俊稟營哨各官及拔出被裹將士說潰卒憚於西行希圖飽掠而散者實不過百餘人卽昨副白旂逃出全營均稱不願同潰者實有三分之二因倉卒被裹難於脫身又堡眾見其同是潰兵見面卽殺其人而奪其馬故不敢逃也伏希察度施行至穆軍馬隊暫擬畱不赴陝渠亦有以諒我耳

答陳舫仙

十四夜書到具悉一切東鄉緝匪數日未交一犯馬悟眞未與馬

書牘卷十二

至

占鼇謀面而刺占鼇者卽其黨安知非馬悟眞所使被匪緝去一說或係託詞騙馬占鼇耳尊意調各營派隊齊進固是正辦然大東鄉雖有歹人構釁其中良回儘多須勒兵境上徐察情偽然後動手庶不致牽動大局易於收束於時局尤爲合宜高明以爲何如此事之起雖由游勇煽惑恐馬桂源等就中必有刁唆馬悟眞之就撫非本心上年馬占鼇本有勦大東自效之說後雖未行其事早已傳播人口馬悟眞自投誠後未曾出力而我所以待之者亦不如其待占鼇彼旣懷二心而又忌占鼇或經西甯挑動卽爲此滅家之計未可知也惟聞眞心從亂之賊尙自無多似無須大舉凡戰事總須嚴防後路最忌一瀉無餘卽王朗青處亦祇宜豫

備隊伍輪發確探以待其勢本可朝發夕至也至戴定邦所紮之處距前敵頗遠又須時常護運查拏游勇

黃石坪一帶時有蹤迹

不宜調之

弟因毅齋處屢勝之後

白彥虎馬真源均帶傷垂斃陝回又擬搬赴肅州崖三或不走耳

傷亡疾

病人數過多十四夜檄調陳廣發鍾鳴鳳兩營赴西甯歸毅齋調遣以助兵力頃閱來函又暫止之然因此亦失機會也奇營馬隊

雖副白旂招回張仲春已稟收歸太子寺整理餘俱隨隊前往陝

軍隴州打敗仗後

王光發三哨人

潰卒直由汧陽草碧溝竄去由靈臺境

向乾州慮其竄合銘軍為陝西巨患

查只三百九十六人裏脅則不知其數

思之焦

灼不可言王益隆所帶捷營先潰一哨嗣又潰去二百餘向岷州

梅開泰之前營亦潰去一哨鞏昌軍心聞多不固定西軍亦頗搖

書牘卷十二

三

搖此時言調軍必多中道譁潰之事也省城自穆公去後存城者

只親軍千零見正練標兵以資城守每遇調撥護運亦嫌單薄所

需子藥火繩已飭發一批

答曹蓋臣提軍

頃奉惠書敬悉奇營潰勇經麾下收撫後已挑雷精壯老勇編成

兩營其王五王士清兩犯業經正法餘俟查明懲辦恩威并用輕

重適宜非誼切同舟顧全大局而又能從容鎮定擘畫周詳何以

臻此欽佩無量承詢所收馬勇餉項及調回蘭垣一節該勇等既

因不願西行半途潰去此時強令回甘終非所願弟所以飭令楊

提督速回毋庸前往收領者以此其中有自願回甘者只可聽其

自便其願回本籍者請由尊處飭繳洋礮矛杆其馬匹原係私馬繳出給價其臨時奪去各勇之馬約三四十匹則飭其繳出而不給價外酌給口糧川資遞送回籍其願畱麾下效力者聽尊處酌量收伍以資鈐束如此分三項辦理自可就緒惟前次單開各犯據楊世俊楊德俊所稟實屬罪在不赦之人不知已否達覽特再鈔呈請查明辦理或暫緩查辦俟局勢大定再分別懲處以遏亂源統候卓裁此輩雖歸羈勒其倡潰之徒本在不赦取而誅之則被脅者始易約束此後麾下範以馳驅投其所向亦可不致再生他變想深謀遠計必有以處之也所有該潰勇兩月內馬乾口糧應由敝處發給已飭駐陝軍需局籌解至來示所云四百三十八

書牘卷十二

三

名之數據楊德俊潰勇名單實只三百九十六名餘或係裹去游勇及馬夫混充所有多餘馬匹則本該潰勇等當時奪去未潰各勇之馬也并以奉聞

答辦理青海事務大臣豫錫之

接二十一日惠函敬悉老湘軍火已承派隊送到得濟要需劉簡青馬步前隊已於二十一日抵平番簡青二十日由省開拔計二十三日亦必到平矣毅齋京卿敏銳善戰所部亦整肅殊常其赴西甯本專勦陝回不意西甯馬本源馬桂源等始請官軍驅逐陝回嗣忽變計結陝回以抗官軍也幸連獲勝捷陝回白彥虎左乳爲槍子洞穿逆弟馬真源右肋亦著子傷撒拉五工回目多拜亦

經陣斬被擒各賊目供均相符從前賊隊多而見在能出隊者不過數千馬桂源馬本源又央閩興春楊春泰等遞稟求撫特均係職官不便與民人一例弟伴若不知其叛蓋不欲絕其伴生之念也措詞不能不藉激

變為說其實犬羊反復變亦何待激也百姓一激即變已為法所不寬官亦可以此藉口乎所謂其狡可恨其愚可憐者以此毅齋兵力不厚延紮八十餘里早應濟師因春巖去陝甚急比調楊提督世俊馬步來蘭填紮北山一帶該馬勇憚於西行行至半途而潰追遁逐北徒勞兵力經月之久始獲安戢而所存部曲仍須整理於時河州大東鄉亦有土匪游勇竊發之事不能不臨以兵威劉簡青所以遲來職此之故擬簡青外再當遴派馬步前來也只是

書牘卷十二

書

糧料一切難於籌算馬占龍昨次幫捕土匪尙肯認真幾為土匪所殺觀其

絕馬桂源之請禁撤拉不許助逆其心已真當必無慮此時惟軍糧一著極為緊要平碾採運雖有馮道陳守經理然非大力登高一呼必難應手伏希隨時指示俾免疏誤至託至託碾伯至番驛遞全不可恃昨咨尊處於各營挑派健卒限遞并乞允行

答陳舫仙

日前一函欲調陳廣發兩營鍾鳴鳳一營赴毅齋軍前交其節制調遣頃接尊函知汪百戶之行無所獲而但以擾民則此事仍是未了王衍慶金慶元既飭撤須人接統見飭粟龍山接統左路即帶副五哨作左路中營歐陽吉星即帶正五哨作副中營為其幫

統而左路前營黃宏藻不得力應俟粟龍山接統後選人代之此時東鄉事未能了而統領營官撤換又多是陳廣發鍾鳴鳳未宜調動前函應作罷論矣毅齋一軍深入虎穴先後傷亡實已千計弟日夜思所以助之馬步七營交劉明燈統帶赴碾慮不足恃且俟王衍慶金慶元兩營至一面整理一面派令護運而以楊世俊所部馬三營步二營由平番取道威遠堡以出小峽口與毅齋合隊歸其節制調遣較之零星雜湊者當可得力此外別無可調之兵也大東鄉未獲各賊及已獲復逃之賊均宜責成各回目緝送須辦團練方有責成并可散回酋之黨王衍慶搶奪之牲畜羊多而牛驢少先賠千兩亦云足矣此項將來在王衍慶統費薪水內扣還可也至所報妄殺之人亦須驗實給以卹銀此事已經 廷旨垂詢大約穆公附奏及之

與譚文卿方伯

書牘卷十二

壹

奇營潰勇以欠餉爲詞譟索東竄實則隴餉積欠多者一年三四箇月較該軍欠近一年者尙多而此獨以藉口蓋憚於西行故耳倡逃者多舊捻若輩好喫喝不耐勞苦生性如此又聞穆軍赴陝如登天堂相形之下未免缺望又弟旬日三檄催促未及豫爲開導有以致之此第十九日彙奏自請議處而於楊世俊請免置議也初十日致中丞函所言并無虛飾通計此起潰卒除收回副白一營外陸續逃脫者約二十餘蘇提督及清水團亦收拾數十然

則曹蓋臣所收不過三百有奇馬則四百三十餘匹緣此聞失馬之勇本四十餘其馬均於馬營監起事時被潰卒奪去耳蓋臣報實數四百三十餘當是合馬夫及游勇而言淮人不樂西行赴隴亦是勉強自清水以後頗少擾掠蓋主意早定投陝蓋臣悉數撫之免其肆擾正是辦法弟甚佩之惟此輩梟桀之徒非分別去畱斷難久遠無事弟意實是被脅勉從或願回本營或願在曹軍當勇者聽其自便其不願當勇願回本籍者收繳軍械價買其私馬聽其歸籍至其倡首潰變及著名兇悍之徒則法所不容容之必有後患非逐名懲處不可已兩次作函商之蓋臣并飭陝局籌四百人兩月馬乾薪糧解交蓋臣聽其散給從容辦理嗣得蓋臣兩

書牘卷十二

葉

次函開大致相同并言已將倡首之王五王士清正法而三次函來又言王五被鄉民擊斃王士清尙未伏誅不喻其故又言其軍皖豫人多慮其日久旬結商之中丞分隸李譚諸軍弟答俟中丞定議看來此起潰卒以陝爲樂隴爲苦其願畱陝亦在意中惟首禍之數十名若不切實懲辦必嗜亂不已無論關隴之患卽無軍務省分亦將受其災蓋臣辦理此等事件最爲得竅前此辦蘭州叛兵亦已著效此事總須請他從容處置期於了絕正不必代出主意不必催促也惟所部新募之營游勇甚多哥匪多混匿其中弟已捕治數人皆從乾州來者又有一大頭目陳自桂冒稱曹軍門所遣赴肅州刺探軍情者在秦州破案亦卽斬梟據供曹軍夥

伴頗多也如淮軍脫手能來蘭州共事弟所深願惟尙須與其商
推一切乃免日後歧異且俟彼時再議至楊世俊徑赴邠州本屬
無謂且非弟意已飛札召其速回語云菱韭不入園獨不知耶此
事及河州大東鄉穆將軍似已入告故 廷旨昨詢及之此君好
作解事其實可以不必其所催畱甘馬步 諭旨未准蓋已明燭
萬里尤爲欽佩西事艱阻萬分衰朽婆娑於此良非得已而不已
無如同牀各夢者多末如何也隴禁栽罌粟自無收釐稅之理所
以并及關中者禁隴種罌粟而收關中罌粟之釐亦無是理一切
俟分別奏咨再定辰下暫勿施行可耳西甯肅州軍務摺已據實
陳明錄稿行陝可勿贅也

書牘卷十二

七

答陳舫仙

初一夜兩信均到王金擾良自應撤參易以粟歐良非得已可卽
飭迅速交替此閒無營護運王金兩營早到可替楊世俊馬步西
行也至親兵改作外軍其口糧萬無減理前札并未言減早慮及
矣團練改保甲固可銷兵然稽查未周呈繳未徧致作賊有馬械
爲良者翻是空手受制於賊豈是了局應嚴飭搜盡馬械而以所
搜之馬械繳官官收其馬給價可也發給馬隊仍取其械烙號編冊發
還該局作爲公局器械以備不虞較爲得之可由尊處出示陳廣
發決不去西甯此時已無須他去決意終制且俟河州事竣再說
此時斷不准行鍾鳴鳳所云黑頭一營前往恐致誤事固然尊

意擬調之卽建威敖天印獨無黑頭勇乎弟見調何鎮五營卽黑頭勇也此輩仍是不赴西甯之調故多以此推諉概作罷論可耳果四營請行猶見湘人忠義之氣候卽下札一面調戴定邦帶三營移紮甯河一面調敖天印兩營填紮戴營可也詢之劉端冕云王金縱掠各情與尊處所言略同惟命案必抵搶案必結須查明確實始可准辦亦無偏無倚之道應爾

答駐陝軍需局沈吉田觀察

曹蓋臣既瓜代有期惠然肯來亦符素願惟所招之步隊三營必須精加挑汰又必詢明各營願否西行乃可定見至新撫之馬隊其中固多倉卒被裹心實不甘者然倡潰之四十三名斷難赦宥

書牘卷十二

奏

前已開單寄去

若一併帶之同來不但狼子野心終難馴擾且若輩誓不復西必生他變無疑僕已三次函致蓋臣請其了辦尙未接其復信前與文卿一函亦詳言之須密商蓋臣趁子務未來之先軍事尙未交卸勢力尙存可以圖之否則步隊三營不能遏其兇鋒也前飭由駐局解餉兩箇月仍遵照辦理如陝已起解則劃款還之不必以文卿之說爲然此聞十九日所發各摺均奉 俞旨已恭錄分行穆公邠乾返駕違其素心渠本避出關之行又不便回本任平涼固原非其所樂或仍請回籍省墓耶宋祝三諫可遵 旨西行已飛飭榆延慶平一帶豫備糧料草束速其來矣

與劉毅齋京卿

前因尊處兵力尙單調陳廣發鍾鳴鳳兩營來西甯助勦嗣因陳廣發等意不願來改調果勇四營前來明後日定可成行愚意本飭其由碾伯繞道威遠堡徑出小峽口與尊軍會隊然察看情形由碾伯繞威遠堡出小峽口路遠百餘里比果勇四營到時又不知尊處已否攻克小峽文牘雖如此說卻面諭吳隆海陳汝俊到碾時先飛稟請尊處示知如可不須由威遠繞道徑由大峽口平戎驛前進則更省事矣另募土勇之說似可不必前敵亡傷缺額有果勇四營到兵力加厚多矣

答沈幼丹中丞

奉惠書具承壹是輪船經費支絀日甚領悉之下殊爲愁煩李子

書牘卷十二

堯

和制軍蒞任後恐尙不如前其在中州時因西餉屢催罔應不免芥蒂到閩能否顧全大局未敢知也附片鈔閱此事全仗大力成之謨謀諸公心知此事萬不容已而必推外閒耽承始肯隨同畫諾大約近時風氣使然耳俄國代復伊犁遂欲久假不歸而我出關將領之驚兵力之薄早已爲所窺破將來不免有事樞邸但思折衝尊俎之間而不急求出關之選不能規復烏魯木齊而謂強鄰遂帖然斂戢恐無是理關內兵事尙順見攻西甯卽古湟中頻得好仗肅州亦困賊城中可操勝算惟餉項積欠已千六百餘萬各營噉噉馬隊且潰去三百餘騎矣無餉用兵且用之荒遠苦寒人畜乏絕之地固料無以善其後耳尊箸先德事略只道家常而老輩

典型畢具追想風徽感慕彌篤載頌安祉

答王朗青

來函具悉蘇提督扣存未發之銀究有若干其稟存各處之料尙有若干俟其來狄方知確實王鎮銘忠所稟劉登雄邀人入夥謀變一節自非無因惟數日之內如何能糾約多人且蘇舍利夫之黨一百二十餘人十二日始到何以卽已通謀似所稟亦未可盡信或該營因統領幫辦已有嫌隙從中構陷或王銘忠欲以此許蘇提督而報其前此稟許之恨亦未可知尊處調撫回紮南關坪十五里之白塔且看其能否遵調前來再說京馬營類多土著斷不至如奇營馬隊之易於潰變此時惟飭各營暗爲準備不必聲

書牘卷十二

李

張一面速催蘇家良回營將銀料對眾算清以釋眾怨俟風謠稍息再將王銘忠一營調開免其另生枝節可耳

答吳南屏羅研生郭意城曹鏡初

山川阻修記別何日音塵闕寂我懷云何維養道林泉薰陶並世敬爲慰仰展讀來書謂吾湘首倡忠義成東南底定之勛拯西北溺焚之患其間選將練兵修船製礮籌釐權稅均原本古法斟酌時宜擬纂輯楚軍紀事本末一書昭示天下後世間執讒惡之口甚盛舉也不肖忝楚軍之一欲附簡冊以希不朽更復何言顧愚衷有未能盡釋者自頃以來吾湘以一隅摺拄東南誅巢馘讓軍聲雄天下爲古今未有之奇方事之殷也各行省均欲得楚軍爲

重至局勢漸順人才因歷練而日出勇士以激厲而日多各樹一幟以爭氣勢此乃天下一大轉機吾湘所禱祀求之者豈謂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湖南居乎吾湘廿年以來內固疆守外從王事所歷多危險阻絕之境他人咋舌斂手不敢引爲己任者吾湘毅然一身當之其初何嘗有天下後世在其念慮亦何嘗豫計所事成否爲寂寞身後之圖遭值天幸各有所就戰績昭彰章奏詳之國史書之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損更無須自爲表暴且吾湘各家先世率多守耕讀舊業不但仕宦稀少卽經商販賈遠至外省郡者亦殊不數見老生宿儒耐寒餓而厭聲稱每歲得館穀數十石卽爲稱意其貧苦無俚至有念之涕下者道咸間兵事起謹厚者

書牘卷十二

全

先走匿山谷徐乃覺事尙可爲強就戎事學騎馬學擊刺今所指爲達官貴人由此其選也自今以觀高官厚祿焜耀一時何莫非先世貧苦困乏蘊蓄積累所貽乎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舒無夜何以有晝無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恆理也諸君子爲桑梓謀則凡所以去奢去泰者無不詳葆先世樸實愿慤之風以保世滋大俾湖以外得長享蕭閒寂寞之福爲幸多矣閩漳一郡海寇熾時五等之封悉備不肖前在彼駐軍尙見所稱新府舊府者以無人承買析棟柱爲薪問其家世則承襲且乏人矣三省教匪之役蜀將最多道光末年無一存者嗟嗟數十百年前此獨非今日湖外聲光哉至籌釐權稅諸政在當時實出不得已其取也人多咎其苛

其用也人多怨其吝非可以示久遠者其製礮造船實彼時制寇
良策至今猶倚以靖萑苻護運道也然議防海則別有規畫無取
乎此不肖輪船各疏兒子孝威處已鈔之外聞無由窺其詳以例
不發鈔也承示將歷年摺稿及咨行文件有關軍務者飭錄寄湘
中愧無以應命所寄由王衍慶發行各件已由其繳存仍付上渠
近因縱勇丁擾掠事降營官甚無與也西事仍有波折所幸戰事
諸順屯事亦興轉饋較從前爲易當無它虞不肖年逾六十須髮
漸蒼精力則曰就衰減時人尙盼其生出玉門恐無是事何時真
於梓洞柳莊作五老會乎一笑

答護理阿拉善旂務協理臺吉阿

書牘卷十二

三

貴旂食鹽行銷內地全資馱運沿邊駐紮官軍自應禁止拉差俾
免擾累至邊內原有鹽商承辦見正招商承引如須查禁應由該
商呈明蘭州道請示通飭所請發給路照之處自無庸議內地自
甯夏西至肅州漸臻安謐陝回土回均已大半殲夷惟敗殘零騎
或數十騎或百餘騎時於沿邊一帶地方颯忽出沒其蹤迹每在
邊外比官兵尋蹤追捕則頃刻竄逸不知去向非嚴飭各旂協力
截拏不能了妥其被裏同行竄入內地者一經擒獲無不資遣歸
旂俾其得所惟甘心通回抗拒官軍者則無曲貸之理貴旂宜曉
諭頭人妥爲約束勿令迷於所往致干顯戮爲要

答金和甫將軍

涼甘肅一帶民風樸慤向爲產糧之鄉軍興以來疊經各軍營攬
壞派糧攤捐竭澤而漁未及見賊而百姓已先受其害近年弟設
法補採停止捐輸照時價採買又朝廷福佑年穀順成糧食價
賤如委廉幹員弁會同地方官辦理民需實惠其踴躍輸將尚何
待言惟買糧一事須豫計馬步實數剋日行走到地食用外再豫
備裹帶數日一路一處均須籌計少買不足供軍食多買又裹帶
累贅若轉運前去發給腳價耗費太重殊嫌不值且轉運軍糧必
須廣拉車騾車騾一入軍營往往打越過站民間甚以爲苦此事
乞高明留意至肅州軍糧就近恐難採買須於甘郡交界採糧之
區豫爲多辦凡甘涼各處採糧事宜均問蕭伯貞觀察便得其詳
此君明白切實爲地方紳民所信服徐提督軍糧均其承辦台旆
此去弟又函致照料斷不令兄爲難耳

答袁筱塢宮詹

日前接奉惠函欣聞鴻漸有儀正殷翹祝頌吉田書至知己恭膺
帝簡董正宮僚知清望勛猷並重當代久在眷顧之中矣西
征餉饋之艱且鉅頻年借箸偏勞分司農之憂救邊軍之困功莫
與京茲當載定有期豈任煬竈減薪別爲改火之計尊處謝疏雖
微以爲言亦斷難邀 俞允似回京供職一節竟可不題未審高
明亦以爲然否宋祝三之不能迅速西行實緣餉薄路遙整裝不
易之故鄙人前疏僅慮及沿途芻糗欲先爲道地式澁其行不知

其債負甚繁無人肯爲設法也昨奉 寄諭晉撫已代奏請俟春融於此閒暫尙無損益惟豫省津貼既微將來西征日遠祝三受累將無底止尊意擬以豫省協餉每月一萬五千金改作毅軍運費洵至當不易之論當於日內具疏陳之特如皖之置卓勝於膜外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則又末如何也西甯古鄯善地其險要全在大峽小峽是處兩岸高峰夾聳八十餘里聯而不斷湟水駛流其中史所稱湟中者也壯侯過此見諸羌未設守喜曰吾知賊無能爲遂平湟中此次毅齋一軍專由此路銳進六十餘晝夜大小五十餘戰力破此關其功蓋在壯侯上所有戰狀已據實詳陳計已見鈔稿隴事以金積河湟爲最苦最要皆它軍生平所未經見者蓋亦非唐宋以後所有矣見在諸叛逆均弭首乞命若料理得宜可圖數十年之安弟自當力疾圖之惟入冬以來風寒深入筋絡旬日不能眠食衰憊萬分頗自厭苦欣聞 親政有期每吟自卜餘生見太平之句喜極而涕耳

啓沈吉田

西甯捷狀兩疏詳之實非唐宋以還所有戰事卽趙壯侯當日恐無似此艱苦十餘年天昏地暗名存實亡到此乃成斬新世界疏中限於時式體裁不能如古章奏然多讀史知史法者或尙能細繹而自得之也西夏既定河湟復平西事似有結局之望天祚清聖用底平康非人力所及而人力亦旣竭矣連日爲風寒所苦

兩次放衙吾憊已甚彼塢正詹處勉作書道賀此時無歇手處也弟衰疾日增恐無生出玉門之望報銷急宜造辦了一案是一案斷不可再遲至要至要蓋臣處已有咨請其速來乘淮軍交割完事擇帶所部西行同復肅州亦了一腔心事子務廉訪此時計早已抵西安來書何未題及并問

答袁筱塢宮詹

西甯進兵六十餘日血戰五十餘次其間二十餘夜未曾收隊將士植立雪窖中號寒之聲與柝聲相應良可念也弟未與前敵諸公分此勞苦然何忍壅不上聞疏稿字字踏實亦微有未能抒寫盡致者論戰事之苦勞烈之最則固漢唐以還所無也尊意軫

書牘卷十二

奎

念征人湊提捐項四五萬專解蘭垣備犒軍之用感哉同深祝三已定十一月初二初六等日齊拔華潭中丞有疏止之其實河水雖合實無巨股偷渡縱有數十百騎踏冰而東亦何須大軍捍禦耶近來主兵者多以得無餉之軍爲便宜上策不復知有大局如華潭者豈少矣哉春巖進退維谷乃其自取其立意不過欲避出關之行又不肯回本任耳何妨坦懷相告共圖良策卽脫甲回鄉朝廷亦必有以諒之乃求作無謂之寓公不戰之名將何也舒道已奏開其西甯本任亦理勢所不容已者豫餉一萬五千畀祝三已出奏未知可邀豫撫一諾否何小宋署任又換張中丞樹聲此後加協之餉又未知何如矣涇陽創義學四區聞之喜甚六經四

十部如尙不敷尙可加發已與吉田言之關隴要事讀書爲急見接各處求書之稟不下數十卽此亦見人心之轉耳

答統領嵩武軍張朗齋提軍

日昨接奉惠復具承蓋畫周詳無微弗喻非公忠體 國偉略匡時曷以臻此西甯十餘年來名存實亡深堪駭異度隴伊始卽據該處士民泣訴冤憤而地旣險遠兵力難分兼之同役而不同心者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不得不養晦以待迨河州撫局已定回酋稍識兵威詣營納款遂定條款令其遵行免勦維時回酋上稟請驅逐陝回免撓撫議詎料官軍逾碾伯前進各回酋乃勾結陝回扼守大峽小峽諸要隘共抗官軍此地卽古湟中萬山聯互對峙

書牘卷十二

美

湟水中流峰頭堡寨羅列回酋雜居實難著手毅齋本部及弟所撥馬步共只十八營連營山峽八十五里深入虎穴又山高早寒八月飛雪尤爲南人所苦局勢絕險幸賴 朝廷威福將士一心六十餘日血戰五十餘次均倖獲捷破賊壘卡百餘於前月十九日蕩平賊巢直抵西甯城下城中難民數萬喜極而涕均不料復見天日也辰下土客各回呈繳馬匹槍礮乞貸一死正擬分別辦理以規數百年之安恨頭緒紛繁極費手脚不能求速耳弟年逾六十疾病日多腰腳支離痛楚衰態畢見實難肩此重任因肅城賊勢甚蹙急擬增派馬步攜帶攻具前往助攻如天之福關內速清將關外局勢部署略定卽當引疾以避賢路叨在至契故

略陳之至河東西零匪尙未淨絕時屆合凍防範宜周故前擬調譚軍而遲回未果來書垂念時局引爲已任不以分布之寬稍爲諉謝此等高義偉量求之古人蓋已難之感荷何言惟察看情形譚軍俟來歲春融檄調前來此刻尙祈兼顧雄旆仍鎮河西零匪望風生畏局勢益臻完密果數月內將零騎肅清更可放手作事也馬長順又在西甯就撫前書賞還其子俾令固聚弟擬俟其馬械繳盡再諭知此意庶喜出望外傾心向化益堅高明以爲然否

答王子壽

林生履忱來出示手書喜天直有子令掌書記藉資閱歷冀它時

書牘卷十二

三

有成足慰故人也西事自靈武戡定後威信漸著春夏定河州即移征西甯五十餘戰斬馘近萬遂克大峽小峽要隘百餘徑薄府城陝甘諸逆酋復傾心求撫見飭斬渠惡而宥其餘如所圖遂合冀可得數十百年之安

肅州已覺賊孤城旦晚或可了事

孱軀自浙中患腹瀉後

入載不愈上年朝那營次卽不能騎馬動履需杖腰腳支離酸疼意緒極劣所以不卽乞身者受國厚恩所事未了又適有可就

緒之際若一放手便覺可慮縱嗣事者才力十倍於我一時恐無從著手辦回之法與髮逆擒匪不同西北用兵又值荒亂之後軍食轉搬勞費艱阻萬分餉之積欠已千五六百萬來源涸而出款多糧食牲畜彫耗無餘卽此一節已非生手可了故力疾肩任不

忍暫歇茲幸關內可冀肅清而衰病日進自當據實入告速覓替人只求來者勝我十倍肯虛心詢訪則弟以閒散婆婆此閒數月一年亦不枉也林生言尊況近不甚佳極爲悵念老兄年逾七十幸善自珍攝以慰故人膳珍不可闕已致書若農致銀二百兩聊供不時之需乞弗麾之近作華山碑亡妻墓誌及大兒孝威宋三忠廟碑并呈覽政有便乞時惠一音以慰我大約明年春夏尙未能去隴耳

答沈吉田

蓋臣所撫馬勇如此了結亦可省事曹劉交替無話極爲難得陝境自此可免紛紜臨淮必欲以淮軍寄之陝境意在津防亦因散勇回籍必多不靖顧惜聲名耳其與皖豫上座用意無殊但惜此事終少結束餉事虛占過多未免有累征軍謨謀諸公不肯實說一字且多附和者所不解也

答夏芝岑觀察

惠函敬悉湘中援黔各軍撤回足省虛糜然此輩霑染營中惡習好喫懶做撤回後斷不能安分守業恐仍費搜捕耳黔中首惡實胡文忠從前所招劇盜當時誤襲以盜攻盜之策畱此禍根固慮其有今日也小泉制軍因欲爲李次青謀開復至興師動眾耗至艱之餉作不了之局湖南實受其災可歎也以此觀之張駱兩公若在必不有此舊話重說徒增嘔喟弟度隴以後疾病日臻久畱

此間恐有貽誤已上疏乞身想邀 俞允至經手之件必一一料
量周妥務規數百年之安乃免後悔也

答楊石泉

前接兩函適辱風寒襲入筋絡抽掣痛楚肢體益增笨滯屢服
表劑雜症漸減而衰態更增蓋六十外例如此亦未足怪西事自
西甯大捷後天日清明民志益定肅州垂克復濟師往當可速蕝
關以內庶有多乎度隴以來得尺寸之地卽加意撫綏如舖卒烏
如養嬰兒又適值年穀順成全活稍眾人居蘭州後剔除弊政先
大綱後小目漸復十數年前之舊民情和樂氣象尙好惟貪榮戀
棧已久方寸難安已據實自陳請避賢路并暫畱此間聊備後任

書牘卷十二

堯

諸訪冀邀 恩俯允耳閣下偉量鴻才 朝論翕然斷非蚍蜉所
能撼時行則行緩退爲是亮高明必有以處之天下大局雖漸已
救平而繼起乏才亦殊足慮所幸 親政伊邇 廟堂處措高邁
千古每吟自卜餘生見太平之句時復欣然回憶金盆嶺成師初
出時誠夢想不到使我猶可支持恐難饗山林之樂也尊處籌濟
西陲軍餉不遺餘力人所共知惟此閒本是銷金鍋子全仗協餉
自昔已然當三空四盡時本處不但無可生發且須挪動餉項以
應急需復一郡縣卽應籌一處經費而採糧轉運尤不容已是以
多無贖之求見欠各營實餉已一十四五箇月部撥之款欠至一
千五六百餘萬

楊世俊馬隊且因此潰逸矣謨謀諸公始尙肯爲謀餉近則似不

甚介意此實難處無可告訴如何文縣陶令志趣不苟又有條理的
是良材隴中吏事頽敝之秋得此令人氣壯已調首縣矣胡雪
巖商賈中奇男子也浙人始訛之近亦無甚議論沈吉田今秋因
協餉不旺乞其代爲豫借華商銀二十四萬兩并未告我近接若
農及各處稟牘始知其詳若農并在鄂號內豫借十萬胡只借十
四萬蓋皆因弟入蘭垣向索舊欠者必將紛紛而至早爲之所免
受窘迫可感也公請勿疑會文正於西餉每多介介至自奏定協
厚庵之月餉三萬五千兩亦吝不與而馬穀山何小宋及見署兩
江之張振軒於前後接手時則不待催請而自籌濟人之度量相
越竟有如此哉拉雜書此以當面覲書至此又接陽月來函并承

書牘卷十二

七

甌翅金穀之賜俾天末勞人得啖美味心感何言

